

續
古
文
苑
三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苑文古續

(三)

輯衍星孫

續古文苑卷第九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論

驃騎論功論

漢吾丘壽王

驃騎將軍霍去病征匈奴立克勝之功壽王作士大夫之論稱武帝之德曰

士或問於大夫曰側聞強秦之用兵也南不踰五嶺北不渡大河海內愁怨以喪其國漢興六十餘載矣命將帥以抗憤用干戈於四荒南排朱崖北建朔方東越滄海西極河源拓地萬里海內晏然鄙人不識敢問其蹤大夫曰昔秦之得天下也以力而不以德

以詐而不以誠。內用商鞅李斯之謀。外用白起王翦之兵。窺閒伺隙。既并海內之後。以威力爲至道。以權詐爲要術。遂非唐笑虞。絕滅舊章。防禁文學。行是古之戮。嚴誹謗之誅。十餘年。遂滂沱而盈溢。是故皇天疾滅。更命大漢。反秦政務。在敦厚。至今六世。可謂富安。天子文明。四夷向風。徒觀朝廷下僚門戶之士。謀如涌泉。動如駭機。皆能安中國。吞四夷。君臣若茲。何慮而不成。何征而不尅。雖拔泰山。填滄海。可也。王楙野客叢書引此論文多刪節

銘論

漢蔡邕

春秋之論銘也。曰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

伐昔肅慎納貢銘之楛矢所謂天子令德者也黃帝
有巾几之法孔甲有槃杆之誠殷湯有甘誓之勒甕
鉅咸切鼎有不顯之銘武王踐祚咨於太師作席机楹
杖雜銘十有八章周廟金人緘口書背銘之以慎言
亦所以勸進人主勗於令德者也昔召公作誥先王
賜朕鼎出於武當曾水呂尚作周太師而封於齊其
功銘於昆吾之冶獲寶鼎於美陽仲山甫有補袞闕
誠百辟之功周禮司勲凡有大功者銘之大常所謂
諸侯言時計功者也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
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
國賴之皆銘於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

景鍾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鍾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近世以來，咸銘之於碑，德非此族，不在銘典。此文宋人所輯，蔡中郎集闕載，故錄之。昔召公已下十六字，德非已下八字，據文選刻漏銘注引補。

辯道論

魏曹植

夫神仙之書，道家之言，乃云傳說上爲辰尾宿，歲星降下爲東方朔，淮南王安誅於淮南，而謂之獲道輕舉，鉤弋死於雲陽，而謂之尸逝柩空，其爲虛妄甚矣。哉！中興篤論之士，有桓君山者，其所著述多善。劉子駿嘗問言人誠能抑嗜欲，闔耳目，可不衰竭乎？時庭下有一老榆，君山指而謂曰：此樹無情欲，可忍，無耳。

目可闔然猶枯槁腐朽而子駿乃言可不衰竭非談也君山援榆喻之未是也何者案此處有脫文余前爲王莽典樂大夫樂記云文帝得魏文侯樂人竇公年百八十兩目盲帝竒而問之何所施行對曰臣年十三而失明父母哀其不及事教臣鼓琴臣不能導引不知壽得何力君山論之曰頗得少盲專一內視精不外鑒之助也先難子駿以內視無益退論竇公便以不外鑒證之吾未見其定論也君山又曰方士有董仲君有罪繫獄佯死數日目陷蟲出死而復生然後竟死生之必死君子所達夫何喻乎夫至神不過天地不能使蟄蟲夏逝震雷冬發時變則物動氣移而事

應彼仲君乃能藏其氣尸其體爛其膚出其蟲無乃

大怪乎

辨正上見論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

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始能行氣導引慈曉房

中之術儉善辟穀悉號三百歲本所以集之於魏國

者誠恐斯人之徒挾姦宄以欺衆行妖隱以惑民故

聚而禁之也

此六字依辨正論補

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

期於海島釋金輅而履雲輿棄六驥而美飛龍哉自

家王與太子及余兄弟咸以爲調笑不信之矣然始

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

島難得而遊六紱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虛誕之言出

非常之語余嘗試郗儉絕穀百日躬與之寢處行步

起居自若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如是。然不必益壽。可以療疾。而不憚饑饉焉。左慈善修房內之術。差可終命。然自非有志至精。莫能行也。甘始者。老而有少容。自諸術士咸共歸之。然始辭繁寡實。頗有怪言。余嘗辟左右獨與之談。問其所行。溫顏以誘之。美辭以導之。始語余。吾本師姓韓字世雄。嘗與師於南海作金。前後數四。投數萬斤金於海。又言諸梁時西域胡來獻香罽腰帶。割玉刀。時悔不取也。又言車師之西國兒生。擘背出脾。欲其食少而怒行也。又言取鯉魚五寸一雙。含其一以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鰓游行沈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

余時問言率可試不言是藥去此逾萬里當出塞始
不自行不能得也言不盡於此頗難悉載故粗舉其
巨怪者始若遭秦始皇漢武帝則復爲徐市欒大之
徒也此自世有方士至桀紂殊世而齊惡姦人異代而
等僞乃如此耶又世虛然有仙人之說仙人者黨獠
獫之屬與世人得道化爲仙人乎夫雉入海爲蛤鷺
入海爲蜃當其徘徊其翼差池其羽猶自識也忽然
自投神化體變乃更與黿鼉爲羣豈復自識翔林薄
巢垣屋之娛乎牛哀病而爲虎逢其兄而噬之若此
者何貴於變化耶已上見辨正論牛哀以下廿一
字陳子良注引有之今據補夫
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

闕庭焜燿紫微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
鳥被致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常娥不若椒房之麗
也。雲衣雨裳不若黼黻之飾也。駕螭載霓不若乘輿
之盛也。瓊蕊玉華不若玉圭之潔也。而顧爲匹夫所
罔納。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
供虛求。散王爵以榮之。清閑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
無一驗。或歿於沙丘。或崩於五柞。臨時此十二字依辨正論補
雖復誅其身。滅其族。紛然足爲天下一笑矣。若夫元
黃所以娛目。鏗鏘所以聳耳。媛妃所以紹先。芻豢所
以悅口也。何以甘無味之味。聽無聲之樂。觀無采之
色也。自夫帝者位殊萬國至此見曹植集然壽命長短。骨體強劣。各有

人焉善養者終之勞擾者半之虛用者天之其斯之

謂矣

已上見辨正論又廣宏明集所載取諸法琳皆刪節不完今合三國志注及宋人所輯本集訂

定又陳子良注引陳思王釋疑論昔堯舜禹湯文武云云抱朴子內篇引陳思王釋疑論云云皆非此篇文今不

入取

刑禮論

魏丁儀

天垂象聖人則之天之爲歲也先春而後秋君之爲治也先禮而後刑春以生長爲德秋以殺戮爲功禮以教訓爲美刑以威嚴爲用故先生而後殺天之爲歲也先教而後罰君之爲治也天不以久遠更其春冬而人得以古今改其禮刑哉太古之世民故質樸質樸之民宜其易化是以中古之君子或結繩以治

或象刑惟明。夏后肉辟。民轉姦詐。刑彌滋繁。禮亦如之。由斯言之。古之刑省。禮亦宜畧。今所論辨。雖出傳記之前。夫流東源。不得西景正形。不得傾自然之勢也。後世禮刑俱失於前。先後之宜。故自有常。今夫先刑者。用其末也。由禮禁未然之前。謂難明之禮。古人不能行也。按如所云。禮嫂叔不親之屬也。非太古之禮也。所云禮者。豈此也哉。古者民少而獸多。未有所爭。民無患。則無所思。故未有君焉。後民禍多。強暴弱。於是有賢人焉。平其多少。均其有無。推逸取勞。以身先之。民獲其利。歸而樂之。樂之得爲君焉。夫刑之記君也。精其筋力。民畏其強。而不敢校。得爲君也。恐上

古未具刑罪之品。設逋亡之法。懼彼爲我。而以勇力
侵暴於己。能與則校。不能歸奉之明矣。直上古之時
賊耳。非所謂君也。上古雖質。宜所以爲君。會當先別
男女。定夫婦。分土地。班食物。此先以禮也。夫婦定而
後禁淫焉。萬物正而後止竊焉。此後刑也。

周成漢昭論

魏丁儀

成王昭帝俱以襁褓之幼。託於冢宰。流言讒興。此其
艱險相似者也。夫以發金滕。然後垂泣。與計日力。便
覺詐書。明之遲速。既有差矣。且叔父兄子。非相嫌之
處。異姓君臣。非相信之地。霍光罹人謗。而不出。周公
賴天變而得入。推此數者。齊本而論末。計重而況輕。

漢昭之優周成甚明者也。成王秀而獲實其美在終。昭帝苗而未秀其得在始。必不得已。未論二主。余與夫始者。

案魏文陳思皆有此論。魏文與漢昭而陳思不然。正禮此篇蓋應教之作也。

韓白論

魏何晏

此兩將者。殆蚩尤之敵對。開闢所希有也。何者。勝或曰。白起功多。前史以爲出奇無窮。欲窺蒼海。白起爲勝。若夫韓信斷幘以覆軍。拔旗以流血。其以取勝。非復人力也。亦可謂奇之又奇者哉。白起破趙軍。詐奔而斷其糧道。取勝之術。皆此類也。所謂可奇於不奇之間矣。安得比其奇之又奇者哉。

自然好學論

魏張遼叔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飢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娛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惠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管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寬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

有肺腸誰不忻然貌悅心釋哉尚何假於食膽蜚而嗜菖蒲菹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減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鬱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爲雖事以未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後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宅無吉凶攝生論

魏無名氏

夫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於此爲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

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以善執生者。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爲澹支。數行而風。則爲癢毒。久居於濕。則要疾偏苦。好內不怠。則昏喪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築宅。費日苦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誹謗而爲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強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嘗有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爲忌崇。不得蠶絲。

滋甚。爲忌崇滋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顓於桑火寒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崇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之術正。故忌崇生於不知。使知性猶知蠶。則忌崇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崇。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忌崇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爲三公之宅。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爲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宮。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

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爲所虜然則避禍
趣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
之道莫如先知則爲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
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冥冥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
動不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
樂也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
遂知死生之說夫時日譴崇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
之所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天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
占不啓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
靡色厚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
不遂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

棲之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塏而立制於帷墻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爲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求其造新是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於陸是不明數也

夫舊斷之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筮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爲吉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爲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譴崇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至則授衣。時雨旣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崇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魏無名氏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爲之宗廟以

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荅。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亹亹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二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爲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爲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見餅冰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

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稟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實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怠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修則宅葬無實故譬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夭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怠逆之天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和故論有不知之■足下忽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

矣。難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論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係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爲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內而有虎，按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曙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畧於和。走以爲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爲也。使準顏可假，則

無相繇吉可爲則無卜矣。今設爲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君運魁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說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其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蓋盡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益於周錄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此地苟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同。

宮姓無害。商則爲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戶。古之營居。宗廟爲先。廡庫次之。居室爲後。緣人理以從事。以此議之。即知無太歲刑德也。若修古無違。亦宜吾論。如無所■。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旣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事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人所謂予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耶。爲樹藝乎。爲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

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爲情貌者。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爲禮也。其爲實也。爲禮則事異於古。爲實則未聞顯理。如是未得吾所以爲遺。而足下失所願矣。至於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校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滯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修身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而已矣。今據足下所言。在所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

妄求也。二者宜有一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於有。無爲有者。亦螻蛄矣。子尤吾之驗於所齊。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論嫁娶時月

晉束皙

春秋二百四十年。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天王娶后。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貶褒。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夫春秋舉秋毫之善。貶纖介之惡。故春狩於郎。書時禮也。夏城中丘。書不時也。此人閒小事。猶書得時失時。況婚姻人倫端始。禮之大者。不譏得時失時不善者耶。若婚姻季秋。期盡仲春。則隱二年冬十月。夏之八月。未及季秋。伯姬歸。

於紀周之季春夏之正月也桓九年春季姜歸於京師莊二十五年六月夏之四月也已過仲春伯姬歸於杞或出盛時之前或在期盡之後而經無貶文三傳不譏何哉凡詩人之興取義繁廣或舉譬類或稱所見不必皆可以定時候也又按桃夭篇序美婚姻以時蓋謂盛壯之時而非日月之時故灼灼其華喻以盛壯非謂嫁娶當用桃夭之月其次章云其葉蓁蓁有蕡其實之子于歸此豈在仲春之月乎又標梅三章注曰夏之向晚迨冰未泮正月以前草蟲嚶嚶末秋之時或言嫁娶或美男女及時然詠各異矣周禮以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蓋一切相配合之時

而非常人之節。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故日月以告君，齋戒以告鬼神。若萬民必在仲春，則其日月有常，不得前却。何復日月以告君乎？夫冠婚笄嫁，男女之節，冠以二十爲限，而無春秋之期，笄以嫁而設，不以日月爲斷。何獨嫁娶當繫以時月乎？王肅云：婚姻始於季秋，止於仲春，不言春不可以嫁也。而馬昭多引春秋之證，以爲反詩於難錯矣。兩家俱失義，皆不通。通年聽婚，蓋古之制也。

論天

晉劉智

凡含天地之氣而生者，人其最貴。而有靈智者也。是以動作云爲，皆應天地之象。古先聖王，觀靈曜，造算

數準辰極。制渾儀。原性理。考徵祥。贊其幽義。而作歷術焉。渾儀象天之圓體。以含地方。輪轉周匝。在二端中。其可見者。極星是也。謂之行極。在南者在地下。不見。故古人不名。陰陽對合。爲羣生父母。精象在下。五星具於上。共成天地之功也。則日月爲政。五星爲緯。天以七紀。七曜是也。行極不過爲衆星之君。命政指授。以斗建時。斗有七星。與曜同精。而布節氣於下者也。晦朔分於東西。消息辨於南北。取以定四方。天地配合。方氣有常。天以七紀。方修其政。故方有七宿。二十八星是也。於是天有常度。日月成象。衆星有宮。分方物有體類。在朝象官。在野象物。在人象事。理自然。

也。衆星定位。七曜錯行。盈縮有期。節故歷數立焉。日。太陽也。施溫萬物生。施光則陰以明。衆所稟爲倡先者也。君尊之象也。月太陰也。稟照於陽。虧盈隨時。有所稟受。臣卑之道也。五星象五常。託四時成五事。舊說日譬猶火也。月譬猶水也。火則施光。水則含景。故月光生於日。當日則明光盈。近日則明滅。然則月之清象在前矣。又曰。當其衝月食者。陰性毀損。不受光也。君臣不等。強日月不等。明陰在於上。不自抑損。陽必侵之。望在交度。其應必食。故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道勢然也。侵甚則旣。臣之象也。日尊君象也。月卑臣象也。晦朔之會。交則同道。同道則形相蔽。天道

前爲尊臣由臣道雖度相值月不掩日卑下尊也不
由臣道月掩日體卑凌尊也是故太平之時交而不
食尊卑道順或問曰舊說云占經脫曰舊說三字今
補正顓頊造渾儀隋書天文志刪御覽引亦無黃
帝爲蓋天蓋天以天象笠極在其中日月以遠近爲
晦明渾儀以天裹地地載於氣天以迴轉而日月出
入以爲晦明二說誰其得之劉智曰蓋天之論謬矣
以春秋二分日出卯入酉若天象車蓋極在其中日
月星辰迴遠則藏二分之時當晝短夜長今以漏刻
數之則晝夜分等以日出入効之則出卯入酉此蓋
天之說不通之驗也然此二器皆古之所制但傳說

義者失其用耳。昔者聖王治曆明時，作圓蓋以圖列宿，極在於中，回之以見天象，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以定日數，日行於星紀，轉回右行，故圓規之以爲日行道，欲明其四時所在，故於春也則以青爲道，於夏也則以赤爲道，於秋也則以白爲道，於冬也則以黑爲道。四季之末各十八日，則以黃爲道，蓋圖已定，仰觀雖明，而案自分三百六十五度至此九十六字開元占經無據，隋書天文志補未可正。昏明分晝夜，故作渾儀以象天體，亦以極爲中，而朱規爲赤遊，周環去極九十一度有奇。考日所行，冬夏去極遠近不同，故復畫爲黃道。夏至去極近，冬至去極遠，二分之際，交於赤道，二道有表裏，以

定宿度之進退爲術乃密。至漢順帝時，南陽張衡考定進退，靈帝時，太山劉洪步月遲疾，自此之後，天驗愈詳。自司馬遷、劉向、劉歆、楊雄、賈逵、張衡、蔡氏、劉洪、鄭元此九君者，不但於算步皆博索沈綜，才思宏遠，而不合論渾蓋之用，明定日行四時之道，雖或精考，雅有所得，亦或出必失其本旨。人之不同，處意各異，道之難盡，致於斯矣。或問曰：古歷論月食，或云陰損，則不受明，或云闇虛所在，值月則月食，值星則星亡。今子不從何也？劉智曰：言闇虛者，以爲當日之衝地體之蔭，日光不至，謂之闇虛。凡光之所照，光體小於所蔽，則大於本質。今日以千里之徑，而地體蔽之，則

闇虛之蔭將過半天星亡月毀豈但交會之閒而已哉由此言之陰不受明近得之矣又問曰若如所論必有大蔭月在日衝何由有明劉智曰夫陰含陽而明不待陽光明照之也陰陽相應清者受光寒者受溫無門而通雖遠相應是故觸石而流出者水氣之通也相嚮而相反無遠不至無隔能塞者至清之質承陽之光以天之圓面向相背側立不同光魄之理也陰陽相承彼隆此衰是故日月有爭明日微則晝月見若但以形光相照無相引受之氣則當陽隆乃陰明隆陽衰則陰明衰二者之異無由生矣案隋書經籍志

正歷四卷晉太常劉智撰以御覽所引一條證之此論當出彼也

許巢論

晉石崇

客有問於余曰。昔許由巢父。距堯之讓。逍遙頤神。實已遺世。司馬遷以假託之言。必無此實。竊以爲然。余荅之曰。是何言歟。蓋聞聖人在位。則羣材必舉。官才任能。輕重允宜。大任已備。則不抑大材。使居小位。小材已極其分。則不以積久而令處過材之位。然則稷播嘉穀。契敷五教。皋陶夔龍。各已授職。其聯屬之官。必得其材。則必不重載兼置。斯可知也。巢許則元凱之儔。大位已充。則宜敦廉讓。以厲俗。崇無爲。以化世。然後動靜之教備。隱顯之功著。故能成巍巍之化。民莫能名。將何疑焉。

言

案此下舊衍不字今刪

盡意論

晉歐陽建

有雷同君子問於達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爲言不盡意。由來尚矣。至乎通才達識。咸以爲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爲談證。而先生以爲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爲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心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

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辯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爲二。苟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爲盡矣。

著龜論

晉庾闡

夫物生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有數而後吉凶存焉。著者。尋數之主。非神明之所存。龜者。啓兆之質。非靈照之所生。何以明之。夫求物於閭室。夜鑒者得之。無夜鑒之朗。又以火得之。得之功同也。致功之迹異也。不可見目。因火鑒。便謂火爲目。神憑著通。又謂著爲神也。由此言之。神明之道。則大賢之閭室。著龜之

用豈非顏子之龍燭耶。著龜之運亦所以感興卦兆。求通逆數。又非爻象之體。擬議之極者也。安得超登仙而含靈獨備哉。且殊方之上。或責象草木。或取類瓦石。而吉凶之應。不異著龜。此爲神道之主。自有妙會。不由形器。尋理之器。或因他方。不繫著龜。然經有天生神物。下載圓神之說。言者所由也。直稱神之美。以及其迹。亦猶筌雖得魚。筌非魚也。蹄雖得兔。蹄非兔也。是以象以求妙。妙得則象忘。著以求神。神窮則著廢。

安天論

晉虞喜

太史令陳季胄

案隋天文志云吳太史令陳苗也

以先賢制木爲儀

名曰渾天。中言天體者三家。渾蓋之說具存。而宣夜之法絕滅。有意續之而未遑也。近見姚元道造昕天論。又覩族祖河間相立穹天論。鄙意多嫌。喜以爲天高窮於無窮。地深測於不測。天確乎在上。有常安之形。地魄焉在下。有居靜之體。當相覆冒。方則俱方。圓則俱圓。無方圓不同之義也。其光曜布列。各自運行。猶江海之有潮汐。萬品之有行藏也。渾蓋之家。依易立說云。天運無窮。或謂渾然包地。或謂渾然而蓋天。愚謂若必天裹地。似卵含黃。則地是天中一物。聖人何別爲名而配天乎。古之遺語。日月行於飛谷。謂在地中也。不聞列星復流於地。又飛谷一道。何以容此。

且谷有水體。日爲火精。冰炭不共器。得毋傷日之明乎。此蓋天所以爲臣難也。或難曰。周禮有方圓之丘祭天地。則知乾坤有方圓體也。荅曰。郊祭大報天而主日配月。月形圓。圓丘似之。非天體也。祭方者別之於天尊卑異位。何足怪哉。周髀之術。多是蓋天。蓋天雖與渾異。而星辰有常數。今陳氏見髀上冠周。因言周渾。周髀宣夜。或人姓名。猶星家有甘石也。蓋天之體轉四方。地卑不動。天周其上。故云周髀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云宣夜。但無師說。不知其術如何。太平御覽二自天高窮於無窮至萬品之及但無師說二有行藏也參用晉隋二書天文志夜幽也句參用書正義

附四家論天

蓋天

天員如張蓋地方如碁局。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天左轉。故日月實東行。而天牽之以西。沒譬之於蟻行磨石之上。磨左旋而蟻右去。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以左迴焉。天形南高而北下。日出高故見。日入下故不見。天之居如倚蓋。故極在人北。是其證也。極在天之中。而今在人北。所以知天之形如倚蓋也。日朝出陽中。暮入陰中。陰氣暗冥。故沒不見也。夏時陽氣多。陰氣少。陽氣光明。與日同輝。故日出即見。無蔽之者。故夏日長。

也。冬天陰氣多，陽氣少，陰氣暗冥，掩日之光，雖出猶陰不見，故冬日短也。

晉天文志引周髀家隋志同

宣夜

天了無質，仰而瞻之，高遠無極，眼眎精絕，故蒼蒼然也。譬之旁望遠道之黃山，而皆青，俯察千仞之深谷，而窈黑，夫青非真色，而黑非有體也。日月衆星，自然浮生虛空之中，其行其止，皆須氣焉。是以七曜或逝或往，或順或逆，伏見無常，進退不同，由乎無所根繫，故各異也。故辰極常居其所，而北斗不與衆星西沒也。

已上隋志同

攝提填星

御覽二引此四字作七曜

字二皆東行，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遲疾任情，其無

所繫著可知矣。若綴附天體，不得爾也。

晉書天文志云：宣夜

之書亡。唯漢秘書郎郝萌記先師相傳宣夜說云：云與太平御覽引抱朴子畧同。蓋晉書取於葛稚

也。

吳姚信昕天論

隋經籍志梁有昕天論一卷

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若使天裹地如卵含雞。地何所倚立而自安固？若有四維柱石，則天之運轉將以相害，使無四維。因水勢以浮，則非立性也。若天經地行於水中，則日月星辰之行將不得其性。是以兩地之說，下地則上地之根也。天行乎兩地之間矣。人爲靈蟲，形最似天。今地形立於下，天象運乎上，譬如人頤前多臨胷，而項不能覆背。近取

諸身故知天體南低入地北則偏高也。嘗覽漢書云冬至日在牽牛去極遠夏至日在東井去極近冬至極低天運近南故日去人遠斗去人近北天氣至故冰寒也夏至極起天運近北故斗去人遠日去人近南天氣至故蒸熱也極之高時日所行地中淺故夜短天去地高故晝長極之低時日所行地中深故夜長天去地下淺故晝短然則天行寒依於渾夏依於蓋也。太平御覽二語參用月令疏人爲靈蟲二語參用晉書天文志嘗覽漢書天文志已下廿三字參用宋書天文志

晉虞聳

引太平御覽

穹天論

天形穹隆如雞子幕其際周接四海之表

御覽二作如笠

而表地

浮於元氣之上。譬如覆奩。乾象通鑑作溫以抑水。

而不沒者。氣充其中故也。日繞辰極。沒西而還東。

不出入地中。天之有極。猶蓋之有斗也。天北下於

地三十度。極之傾在地卯酉之北亦三十度。人在

卯酉之南十餘萬里。故斗極之下。不爲地中。當對

天地卯酉之位耳。日行黃道繞極。極北去黃道百

一十五度。南去黃道六十七度。二至之所舍。以爲

長短也。

晉隋二書天文志

書論

晉王羲之

夫三端之妙。莫先乎用筆。六藝之奧。莫若乎銀鉤。昔秦丞相李斯。見周穆王書。七日興歎。患其無骨。蔡尚

書入鴻都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羣故知達其源者
少闇其理者多近代以來多不師古緣情棄道纔記
姓名學不該瞻聞見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虛費精力
自非通靈感物不可與談斯道矣今刪李斯筆妙更
加潤色總七條并作其形容列事如左貽諸子孫永
爲模範庶將來君子時復覽焉

要先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月九月收之筆頭長一
寸管長五寸鋒齊要强者硯取煎涸新石潤澀相兼
又浮津耀墨者其墨取廬山之松煙代郡之鹿角膠
十年已上強如石者紙取東陽魚卵虛柔滑淨者然
後靜神慮思揮襟作之先學執筆若真書去頭二寸

一分一寸二分若行草書去頭三寸一分一寸二分執之

下墨點畫波屈曲真草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

若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

凡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猪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

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若作橫畫必須隱隱

然可畏若作蹙鋒如長風忽起蓬勃一家若飄散離

合如雲中別鶴遙遙然若作引戈如百鈞弩發若作

抽針如萬歲枯藤若作屈曲如武人勁弩勦節若作

波如崩浪雷奔若作鉤如山將岌岌然一云一里陣雲隱隱

然如高峯墜石磕磕然陸斷犀象百鈞

夫執筆有七種有心急而執筆緩者有心緩而執筆

急者若執近而能豎者心手不齊意後筆前者敗若
執筆遠而急心前筆後者勝又有十一種結構員滿
如篆法飄颺灑落如章草兇險可畏如八分窈窕出
入如飛白耿介峙立如鶴頭鬱跋縱橫如古隸盡心
存委曲每爲字各一象其形斯道妙矣書道畢矣永
和四年於上虞製記此二段朱長文云舊傳右軍所
作後見張彦遠要畧以爲衛夫
人之辭故錄之下又有論二段朱長
文云後之學者所述也故不並錄

周泰伯三讓論

晉孫盛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
得而稱焉鄭元以爲託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
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而不著王

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元既失之而肅亦未爲暢也元之所云三跡顯然天下所共見也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跡苟著則高讓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故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元覽棄周天子之位一讓也假託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允嗣而不養仲雍之子以爲己後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介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言非直常讓若臧札之

倫者也。

老聃非大賢論

案賢舊誤聖今改

晉孫盛

頃獲閑居復伸所詠仰先哲之（元）微考大賢之靈術
詳觀風流究覽行止高下之辨殆可髣髴夫大聖乘
時故迹浪於所因大賢次微故與大聖而舒卷所因
不同故有揖讓與干戈迹乖次微道亞故行藏之軌
莫異亦有龍虎之從風雲形聲之會影響理固自然
非召之也是故箕文同兆元吉於虎兕之吻顏孔俱
否逍遙於匡陳之間唐堯則天稷契翼其化湯武革
命伊呂贊其功由斯以言用舍影響之論惟我與爾
之談豈不信哉何者大賢庶幾觀象知器預籠吉凶

是以運形斯同。御治因應。對接羣方。終保元吉。窮通
滯礙。其揆一也。但欽聖樂易。有待而亨。欽冥而不能
冥。悅寂而不能寂。以此爲優劣耳。至於中賢第三之
人。去聖有閒。故冥體之道。未盡自然。運用自不得。元
同。然希古存勝。高想頓足。仰慕淳風。專詠至虛。故有
棲峙林壑。若巢許之倫者。言行抗轡。如老彭之徒者。
亦非故然。理自然也。夫形躁好靜。質柔愛剛。瀆所常
習。愒所希聞。世俗之常也。是以見偏抗之辭。不復尋
因應之適。覩矯誑之論。不復悟過直之失耳。按老子
之作。與聖教同者。是代大匠斲。駢拇齧指之喻。其詭
乎聖教者。是遠救世之宜。違明道若昧之義也。六經

何常闕虛靜之訓。謙冲之誨哉。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於老彭。尋斯旨也。則老彭之道。以籠罩乎聖教之內矣。且指說二事而已。非實言也。何以明之。聖人淵寂。何不好哉。又三皇五帝已下。靡不制作。是故易象經墳。爛然炳著。棟宇衣裳。與時而興。安在述而不作乎。故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斯言之證。蓋指說老彭之德。有以髣髴類已形迹之處所耳。迹猶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豈若於吾言無所不說。相體之至也。且顏孔不以導養爲事。而老彭養之。孔顏同乎斯人。而老彭異之。凡斯數者。非不亞聖之迹。而又其書往往矛盾。粗列如左。大雅摺。

紳幸祛其弊盛又不達老聃輕舉之旨爲欲著訓戒
狄宣導殊俗乎若欲明宣導殊類則左衽非元化之
所孤遊非嘉遯之舉諸夏陵遲敷訓所先聖人之教
自近及遠未有譎張避險如此之遊也若懼禍避地
則聖門可隱商朝魯邦有無如者矣苟得其道則遊
刃有餘觸地元吉何違天心於戎貊如不能然者得
無庶於朝隱而神仙之徒乎昔裴逸民作崇有貴無
二論時談者或以爲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爲矯時
流遁者余以爲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爲得也道
之爲物唯恍與惚因應無方唯變所適值澄渟之時
則司契垂拱遇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是以洞鑒雖

同有無之教異陳聖致雖一而稱謂之名殊目唐虞不希結繩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而伯陽以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逸民欲執今之有以絕古之風吾故以爲彼二子者不達圓化之道各矜其一方者耳

釋疑論

晉戴逵

安處子問於元明先生曰蓋聞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斯乃聖達之格言萬代之宏標也此則行成於己身福流於後世惡顯於事業獲罪乎幽冥然聖人爲善理無不盡理盡善積宜歷代皆不移行無一善惡惡相

承亦當百世俱聞。是善有常門。惡有定族。後世修行。復可益哉。又有束修履道。言行無傷。而天罰人楚。百羅備嬰。任性恣情。肆行暴虐。生保榮貴。子孫繁熾。推此而論。積善之報。竟何在乎。夫五情六欲。人心所常有。斧藻防閒。外事之至苦。苟人鬼無尤於趣舍。何不順其所甘。而強其苦哉。請釋所疑。以祛其惑。先生曰。善哉。子之問也。史遷有言。天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荀悅亦云。飾變詐而爲姦詭者。自足乎一世之閒。守道順理者。不免飢寒之患。二生疑之於前。而未能辨。吾子惑之於後。不亦宜乎。請試言之。夫人資二儀之性。以生稟五常之氣。以育。性有修短之期。故有彭殤之

殊氣有精粗之異。亦有賢愚之別。此自然之定理。不可移者也。是以堯舜大聖。朱均是育。瞽叟下愚。誕生有舜。顏回大賢。早夭絕嗣。商臣極惡。令允克昌。夷叔至仁。餓死窮山。盜跖肆虐。富樂自終。比干忠正。斃不旋踵。張湯酷吏。七世珥貂。凡此比類。不可稱數。驗之聖賢。既如彼。求之常人。又如此。故知賢愚善惡。修短窮達。各有分命。非積行之所致也。夫以天地之元。遠陰陽之廣大。人在其中。豈唯稊米之在太倉。毫末之於馬體哉。而匹夫之細行。人事之近習。一善一惡。皆致冥應。欲移自然之彭殤。易愚聖於朱舜。此之不然。居可識矣。然則積善積惡之談。蓋施於勸教耳。何以

言之。夫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性欲既開。流宕莫檢。聖人之救其弊。因神道以設教。故理妙而化敷。順推遷而抑引。故功元而事適。是以六合之內。論而不議。鑽之而不知所由。日用而不見所極。設禮樂以開其大矇。名法以束其形跡。賢者倚之以成其志。不肖企及以免其過。使孝友之恩深。君臣之義篤。長幼之禮序。朋執之好著。背之則爲失道之人。譏議以之起。向之則爲名教之士。聲譽以之彰。此則君子行己處心。豈可須臾而忘善哉。何必循教責實。以期應報乎。苟能體聖教之幽旨。審分命之所鍾。庶可豁滯於心府。不祈驗於冥中矣。安處子乃避席。

曰夫理蘊千載念纏一生今聞吾子大道之論足以
釋滯疑祛幽結矣僕雖不敏請佩斯言

渾天論荅難

晉姜 岌

渾天之說天體包裹地在其中七曜躔麗道有常率
天體旁倚故日道南高而北下運轉之樞南下而北
高二樞爲轂日道爲輪周迴運移終則復始北樞謂
之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故天北際七十二度常見
而不伏南樞謂之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故天南
際七十二度常伏而不見或云火陽也故外照金水
陰也故內景日爲陽精故外照月爲陰之宗應內景
而月復能外照何也對曰月光者日曜之所生是故

外景如日照也。是故瑩金澄水，得日之照，照物亦有景。又曰：月無盈虧，盈虧由人也。日月之形體如圓丸，各徑千里。月體向日，常有光也。月之初生，日曜其西，人處其東，不見其光，故名曰魄。魄三日之後，漸東而南，故明生焉。八日正在南方半之，故見弦也。望則人處日月之間，故見其圓也。假使月初生時，移人在日月之間，東向以視，則月光圓若望也。夏至之日，日入戌，月初生時，則西北近日有光，及出於寅，未盡三日以視月，則東北近日光不盡也。研之於心，驗之於日月體，向日有光而言圓矣。難者又云：日曜星月，明乃生焉。然則月望之日，夜半之時，日在地下，月在地上。

其間隔地。日光何由得照。月闇虛。安得常在。日衝對
曰。日之曜也。不以幽而不至。不以行而不及。赫烈照
於四極之中。而光曜煥乎宇宙之內。循天而曜。星月
猶火之循炎而升。及其光曜無不周矣。惟衝不照。名
曰闇虛。舉日及天體。猶滿面之賁鼓矣。日之光炎。在
地之上。因礙地。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則遠在
地之上。散而直照。則近。以斯言之。則日光應曜星月。
有何礙哉。易傳曰。日夜食。則星亡。無日以曜之故也。
難云。地上不得直照而散。故薄天而照。遠驗先望一
日。日未入地。而月已出。相去三十餘萬里。日光地上
散而直照。不應及月。而使月明光者。何也。對曰。薄天

而照則遠。是言礙地廣難耳。水流濕。火就燥。類相從也。月者星類也。日光直照。雖不及月。今燃一燭在上。一燭在下。滅下燭使煙相當。則上燭之炎循煙而下。燃下燭矣。此類相從也。難者又曰。日夜食則衆星亡。驗月體不大於地。今日在地下。月在地上。地體大尚不能掩日。使不照月。月體小於地。安能掩日。使不照曜星也。對曰。上元之初。日月如疊璧。五星如連珠。故曰重光。重光者。日在上。月次之。星居下。地在宿內。故不掩日。日光循星月而曜之也。月在星宿之外。故掩日光不得照星也。

案晉志云。後秦姚興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又著渾天論。此

渾天論中

渾天論

梁祖暉

自古論天者多矣。而羣氏紛紜。互相非毀。竊覽同異。稽之典經。仰觀辰極。傍矚四維。覩日月之升降。察五星之見伏。校之以儀象。覈之以晷漏。則渾天之理。信而有徵。輒遺衆說。附渾儀云。考靈曜先儒求得天地相去十七萬八千五百里。以晷景驗之。失於過多。旣不顯求之之術。而虛設其數。蓋誇誕之辭。非聖人之旨也。學者多因其說而未之革。豈不知尋其理歟。抑未能求其數故也。王蕃所考較之前說。不啻減半。雖非揆格所知。而求之以理。誠未能遙趣其實。蓋近密乎。輒因王蕃天高數。以求冬至春秋分日高。及南戴

日下去地中數。法令表高八尺。與冬至景長一丈三尺。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二千六百五十八里有奇。即冬至日高也。以天高乘冬至景長爲實。實如法。得六萬九千三百二十里有奇。即冬至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求春秋分數。法令表高及春秋分景長五尺三寸九分。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因冬至日高實。而以法除之。得六萬七千五百二里有奇。即春秋分日高也。以天高乘春秋分景長爲實。實如法而一。得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九里有奇。即春秋分南戴日下去地中數也。南戴日下。所謂丹穴也。推北極里數法。夜於

地中表南。傳地遙望北辰紐星之末。令與表端參合。以人目去表數。及表高。各自乘。并而開方除之。爲法。天高乘表高數爲實。實如法而一。即北極紐星高里數也。天高乘人目去表爲實。實如法。即去北戴極下之數也。北戴斗極爲空桐。日去赤道表裏二十四度。遠寒近暑。而中和二分之一日。去天頂三十六度。日去地中。冬夏春秋辰昏晝夜。皆同度也。而有寒暑者。地氣上騰。天氣下降。故遠日下寒。近日下暑。非有遠近也。猶火居上。雖遠而炎。在旁雖近而微。視日在旁而大。居上而小者。仰矚爲難。平觀爲易也。由視有夷險。非遠近之效也。今懸珠於百仞之上。或置之於百仞。

之前從而觀之則大小殊形先儒弗斯取驗用繁翰
墨夷途頓轡雄辭折辨不亦迂哉今大寒在冬至後
二氣者寒積而不消也大暑在夏至後二氣者暑積
而未歇也寒暑均和乃在春秋分後二氣者寒暑積
而不平也譬之火始入室而未甚溫弗事加薪久而
愈熾既移遷之猶有餘熱也已上載隋書天文志上用之參校月行
有中道有陰道有陽道如姜岌說周髀云日徑千二
百五十里蓋天乖謬已詳前識無足採焉以渾象言
之失於過大矣張衡日月共徑當天周七百三十六
分之一地廣二百三十二分之一按此而論天周分
母圓周率也地廣分母圓徑率也以八約之得周率

九十二徑率二十九其率傷於周多徑少衡之疎也。衡以日月之徑居一度之半。又言八極之維既非考定日月之徑。又不明其理。飾辭華說。不足窮覈者也。望日月法。立於地中。以人目屬徑寸之管。而望日月。令日月大滿管孔。及定管長。以管徑乘天高。管長除之。即日月徑也。月陰精也。其形圓。其質稟日之光。而見其體。日光不照。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閒。盡觀其質。故形圓也。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旁。故半魄半明也。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形不見。舊說曰。月行九道。斯蓋未究月行之變。而假爲其說。謹按著作郎張柬對三道九行曰。按

漢天文志。日有三道。月有九行者。謂日月行黃道爲得其正。或行黃道外。或行黃道內。內外及正行。因名三道。故曰房有四表三道。日月經房星南門。即爲旱。經房星北門。爲水。日有三道者。但內外差及正行之道也。月有九行。謂青道二。出於黃道東。赤道二。出於黃道南。白道二。出於黃道西。黑道二。出於黃道北。故鄭元注月令。立春春分。日行青道。月爲之佐。立夏夏至。日行赤道。月爲之佐。立秋秋分。日行白道。月爲之佐。立冬冬至。日行黑道。月爲之佐。故月之九行。非爲黃道外。別有九道。交橫繹絡。貫於纏舍。但爲日月旣爲動物。不能不小。有盈縮。或行黃道內外。又按日月

以立春合宿在營室。即北方之星。色當言黑。春分宿日在奎。奎爲西方之宿。色當言白。而鄭（元）言立春春分日行青道。蓋以歲起於春。春在於東。東方色青。故起青號。南西及北三方准此。故知日月共有三道。實無九行。但以因八節之差。順四時之色。曲爲立名。故月行言九。直舉其實。故曰道稱三。三道九行。其義一也。則云日之三道。躔於二十八宿。月之九行。經於八節宿。以下當有闕文

養生論

後魏高湛

王叔和高平人也。博好經方。洞識攝生之道。嘗謂人曰。食不欲雜。雜則或有所犯。當時或無災患。積久爲

人作疾尋常飲食每令得所多滄令人彭亨短氣或致暴疾夏至秋分少食肥膩餅臠之屬此物與酒食瓜果相妨當時不必即病入秋節變陽消陰長寒氣總至多至暴卒良由涉夏取冷大過飲食不節故也而不達者皆以病至之日便謂是受病之始而不知其所由來者漸矣豈不惑哉

書法論

唐徐浩

周官內史教國子六書書之源流其來尚矣程邈變隸體邯鄲傳楷法事則樸畧未有能工厥後鍾善正書張稱草聖右軍行法小令破體皆一時之妙近古以來蕭永歐虞頗得筆勢褚薛以降自謂不譏矣人

謂虞得其筋。褚得其肉。歐得其骨。當矣。夫鷹隼乏彩。而翰飛戾天。骨筋而氣猛也。翬翟備色。而翱翔於百步。肉豐而力沈也。若藻曜而高翔。書之鳳皇矣。歐虞爲鷹隼。陸褚爲翬翟焉。歐陽率更云。蕭書出於章草。頗爲知言。然歐陽飛白。曠古無比。余年在齟齬。便工翰墨。忘寢與食。胼胝筆研。而性不能逾。力不可強。勁而愈拙。勞而無功。區區碑石之間。矻矻几案之上。亦古人所恥。吾豈忘情耶。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殷鑒不遠。何學書爲。必以一時風流。千里面目。斯亦愈博奕。亞於文章矣。發揮聖賢事業。其由斯乎。初學之勢。特須藏鋒。鋒若不藏。字則有病。病且未去。能何有焉。字

不欲疎亦不欲密亦不欲長亦不欲短小展令大大
感令小疎肥令密密瘦令疎斯亦大經矣筆不欲捷
亦不欲徐亦不欲平亦不欲側側豎令平峻勿令傾
捷則須安徐則須利如此則其大較矣張伯英臨池
學書池水盡黑永師登樓不下四十餘年張公精熟
■號草聖永師拘滯終著能名以此而言非一朝一
夕所能盡美俗云書無百日工蓋悠悠之談也宜白
首工之豈可百日乎汝曹年未弱冠但當研精覃思
心■目想時復問本驗頤字誤短長可致佳境耳鍾
太傅坐則畫地數步卧則書被穿表裏由是乃爲翰
墨之龜鑑耳

說

渾天象說

吳王 蕃

虞書稱在璇機玉衡以齊七政則今渾天儀日月五星是也鄭元說動運爲機持正爲衡皆以玉爲之視其行度觀受禪是非也渾儀義和舊器歷代相傳謂之機衡其所由來有原統矣而斯器設在候臺史官禁密學者寡得聞見穿鑿之徒不解機衡之義見有七政之言因以爲北斗七星構造虛文託之讖緯史遷班固猶尚惑之鄭元有瞻雅高遠之才沈靜精妙之思超然獨見改正其說聖人復出不易斯言矣見宋書天文志渾儀以察三光分宿度象以著天體布星辰

按斯二者以考於天蓋詳察矣鈔上見北堂書幽平

之後周室遂卑天子不能頒朔魯歷不正百有餘年

以建申之月爲建亥而怪蟄蟲不伏也歷紀廢壞道

術侵亂渾天之義傳之者寡末世之儒或不聞見各

以私意爲天作說故有周髀宣夜之論宣夜之學絕

無師法周髀見行於世考驗天狀多所違失依劉洪

乾象歷之法而論渾天曰作太平御覽二引有渾天之

而有微當是前儒舊說天地之體狀如鳥卵天包地

開元占經刪外猶殼之裹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

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

五東西南北展轉周規北堂書鈔周作同半覆地上半在地

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以赤儀準之。其見者常百八十二度有奇。是以察知其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天之中也。北極在正北。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在正南。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衆星皆移。而北極不徙。猶車輪之有輻軸也。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是也。上規去南極下規去北極。皆一百四十四度半強。以二規於渾儀爲中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於角五少弱。西交於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

外極遠者。出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入赤道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出辰入申。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行度稍北。故日出稍北。以至於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少強。是日最近北。去極最近。故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出寅入戌。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

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少強故夜短自夏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出入稍南以至於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度井二十五度南北相較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少強秋分日在角五少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二度半強故日見之漏五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謂之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爲

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入後二刻半而昏故損夜

五刻以增晝刻是以春秋分之漏晝五十五刻渾天

遭周秦之亂師徒斷絕而喪其文唯渾儀尚在候臺

此堂書鈔

尚作常是以不廢故其法可得言

太平御覽

二至

於纖微委曲闕而不傳

御覽有蔡邕以爲精微

周天

里數無聞焉爾而洛書甄曜度春秋考異郵皆云周

天一百七萬一千里至以日景驗之違錯甚多然其

流行布在衆書通儒達士未之考正是以不敢背捐

舊術獨據所見故按其說更課諸數以究其意也古

歷皆云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皆分一百

七萬一千里數爲一度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七十

一步二尺七寸四分大強

案宋書天文志大強二字皆作晉書天

八十七分分之三百六十二開元占經改之也斗下分宋晉志未引大弱二字當亦是占經改斗下

分爲七百三十三里一十七步五尺一寸八分大弱

三光之行不必有常術家以算追而求之故諸家之

歷各有異同漢靈之末四分歷與天違錯時會稽東

部都尉太山劉洪善於推候乃考術官及史自古至

今歷法原其進退之行察其出入之驗視其往來度

其終始課較其法不能四分之一減以爲五百八十

九分之一百四十五更造乾象歷以追日月五星之

行比於諸家最爲精密今史官所用則其歷也故所

作渾象諸分度節次及昏明中星皆更以乾象法作

之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以乾象法分之。得二千九百三十二里八十步三尺九寸五分弱。斗下分爲七百二十一里二百五十九步四尺五寸二分弱。乾象全度。張古^①零度九步一尺二寸一分弱。斗下分減古^②斗下分十一里五十八步六寸六分弱。其大數俱一百七萬一千里。斗下分減。則全度純數使其然也。又陸續云。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立徑亦然。此蓋天黃赤道之徑數也。渾天蓋天黃赤道周天度同。故績取以言耳。此言周三徑一也。古少廣術。用率圓周三。中徑一。臣更考之。徑一不翅周三。率周百四十二。而徑四十五。以徑率

乘一百七萬一千里。以周率約之。得徑三十三萬九千四百一里一百二十二步三尺二寸一分七十一分分之十。東西南北及立徑皆同。半之得十六萬九千七百里二百一十一步一尺六寸百四十二分分之八十一。地上去天之數也。夫周天徑。目前定物圖。蓋天者。尚不考驗。而乃論天地之外。日月所不照。陰陽所不至。目精所不及。儀衡所不測。皆爲之說。虛誕無徵。是亦鄒子瀛海之類也。臣謹更以晷景考周天里數。按周禮大司徒之職。立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

寸謂之地中。鄭衆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立八尺表，中景適與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爲然。鄭元云：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景尺有五寸者，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也。誠以八尺之表而有尺五寸景，是立八十而旁十五也。南萬五千里而當日下，則日當去其下地八萬里矣。從日斜射陽城，則天徑之半也。天體圓如彈丸，地處天之半，而陽城爲中，則日春秋冬夏昏明晝夜去陽城皆等，無盈縮矣。故知從日斜射陽城爲天徑之半也。以句股之法言之，旁萬五千里則句也，立八萬里則股也。從日斜射陽城，則徑也。以句股求弦法入之，得八萬一千三百九十

四里三十步五尺三寸六分。天徑之半而地上去天之數也。倍之得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八里六十一步四尺七寸二分。天徑之數也。以周率乘之。徑率約之。得五十一萬二千六百八十七里六十八步一尺八寸二分。周天之數也。減甄曜度考異郵五十五萬七千三百一十二里有奇。一度凡一千四百六里百二十四步六寸四分。十萬七千五百六十五分。分之一萬九千四十九。減舊度千五百二十五里二百五十六步三尺三寸二十一萬五千一百三十分。分之十六萬七百三十。夫末世之儒。多妄穿鑿。減增河洛。竊作識緯。其言浮虛。難悉據用。六官之職。周公所制。

句股之術目前定數晷景之度事有明驗以此推之

近爲詳矣黃赤二道相與交錯其閒相去二十四度

以兩遊儀準之二道俱三百六十五度有奇隋書天文志引

此下有又赤道見者常百八十二度半強當是占經刪南北平

之天見者亦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當是占經刪南北平

御覽二引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隋志引此下有南

與隋志同是以知天體圓如彈丸北極相去一百八

十二度半強也當是占經刪太平御覽二引此下有

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是知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而

兩相去百八十二而陸績造渾象其形如鳥卵然則黃

半強也亦可證道應長於赤道矣績云天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

千里然則績亦以天形正圓也而渾象爲鳥卵則爲

自相違背隋志引作而陸績所作渾象形如鳥卵以

相去不得滿二十四度若令相去二十四度則黃道

當長於赤道又兩極相去不翅百八十二度半強案

續說云天東西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直徑亦然則續意亦以天爲正圓也器與言謬頗爲乖僻當是占經刪月行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其行半出黃道外半入黃道內在內謂之陰道在外謂之陽道其行陰陽道極遠者不過六度黃道無常諸家各異各依其歷節氣所行宿度尚書月令太初三統四分乾象各不同昏明亦異日行蹉跌不遵常軌之所爲也夫三光之行雖有盈縮天地之體常然不變故諸家之歷皆不著渾象爲黃道當各隨其歷而錯之而今臣所施黃道乾象法也審校春秋二分於一先代諸歷差而冬夏二至恒在二分張中蕃按渾象之法地當在天中其勢不便故反觀其形地爲外匡於已解人無異

在內詭狀殊體而合於理可謂奇巧古舊渾象以二分爲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漢張衡更制以四分爲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一分臣以古制局小以布星辰相去稠穢不得了察而張衡所作又復過大難可轉移前表聞以三分爲一度事許令臣所作周一丈九寸五分四分之三張古法三尺六寸五分四分之三減張衡亦三尺六寸五分四分之三渾象法黃道赤道各廣一度有半故今所作渾象黃赤道各廣四分半相去七寸二分渾儀中筭爲璇機外規爲玉衡

案開元占經以爲渾天象說太平御覽北堂書鈔引作渾天說隋書經籍志有渾天象注一卷吳散騎常侍王蕃撰即此宋書天文志晉書天文志所載俱未及占經之備故據而錄之

又撫宋志及北堂書鈔以補於首而
太平御覽隋志亦詳注每條之下

續古文苑卷第九

續古文苑卷第十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記

封禪儀記

漢馬第伯

車駕正月二十八日

案建武三年也

發雒陽宮二月九日

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將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
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丁氏上壽受賜皆詣孔
氏宅賜酒肉十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
將先上山三案行還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
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
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褒成侯東

方諸侯雒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齋山虞

案應劭漢官儀此下有馬第伯自云五字

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

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
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
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爲屋號五車石四
維距石長丈二廣三尺厚尺半所四枚檢石長三尺
廣六寸狀如封篋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
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紀功德是朝
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
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極望無不覩仰
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爲高也如視浮雲其

峻也石壁窅窅如無道逕

案此下舊衍字今刪

望其人端如

行杆兀

案此句訛錯御覽三十九引應劭漢官儀作望人如孟升疑當云望其端行人如二升杆

或以

御覽補

爲小

御覽補

白石或以爲冰

御覽補三字

雪久之

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

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處處有泉水目輒爲之明復

勉強相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人言尚十

餘里其道旁山脅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

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中俛視谿谷碌碌不可

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窅遼如從穴中視

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絙索

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挾前人相牽後人見前人履

底前人見後人頂如畫重累人矣所謂磨曾拊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牒牒據頓地不避濕暗前有燥地目視而兩脚不隨早食上脯後到天門郭使者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疑封禪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楊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北二十餘步得北垂圓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人不得從上從東陛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四維有距石四面有闕鄉壇再拜謁人多置錢物壇上亦不掃除國家上見

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籍散錢處數百弊帛具道是武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爲案通典此下有先字上跪拜置梨棗錢於道以求福即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玉盤中有玉龜山南脅神泉飲之極清美利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亭百官布野此日山上雲氣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夕牲時白氣廣一丈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清和無雲案

當有二十二日劉昭引不備說見云云晨祭也日高二丈所燔燎燔燎

煙正北升禮畢案舊無此三字今補百官各以次上郡儲輦三

百爲貴臣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步上少用輦輦

者國家御首輦人輓升山至中觀休須臾復上案中

日中後到須臾羣臣畢就位案中國家臺上北面

虎賁陞戟臺下案中騶騎二千餘人發壇上方石

案中以金爲繩以石爲檢南方北方各案舊無此

二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及壇土色黃青案

無此二字今補赤白黑各依其方色案中當有云云劉昭引

同者昭引記就志故每省稱萬歲音動山谷有青案

無此字氣屬天遥望不見山巔山巔人在氣中不知

也封畢有頃詔百官以次下國家隨後數百人維持
行相逢推百官連延二十餘里道多迫小深谿高岸
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下近起案舊誤作上炬火止亦
駱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但謹石見相應和者
腸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日乃訖其中
老者氣劣不能行卧巖石下明日早案此二十三日也太醫
令復遵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行迫前欲休則
後人所蹈道峻危險恐不能度國家不勞百官以下
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耶泰山
率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溫和案此下當有脫
文其案舊誤作日上壽賜百官省事事畢發暮宿奉

高三十里明日

案此二十日也

發至梁甫九十里夕牲

案

當有二十五日云云考志云二十二日辛卯柴登封泰山二十五日甲午禪於梁陰以此推之上文所謂

其日無疑也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

聽

案下當有云云劉昭不備引

鄒君開通褒斜道記

永平六年漢中郡以詔書受廣漢蜀郡巴郡徒二千六百九十人開通褒余道太守鉅鹿鄒君部掾治級王宏史荀茂張宇韓岑弟典功作太守丞廣漢楊顯將相用■始作橋格六百卅三間大橋五爲道二百五十八里郵亭驛置徒司空褒中縣官寺并六十四所最凡用功七十六萬六千八百餘人瓦卅六萬九

千八百四

案今拓本以下損泐據宋紹熙甲寅南鄭令晏袤釋補

器用錢百四

十九萬九千四百餘斛粟九年四月成就益州東至

京師安隱

案晏云一百五十有九字疑所釋尚有缺不詳當何字上下也

武氏林記

建和元年大歲在丁亥三月庚戌朔四日癸丑孝子

武始公弟綏宗景興開明使石工孟孚季弟卯造此

闕直錢十五萬孫宗作師子直四萬開明子宣張仕

濟陰年廿五曹府君察舉孝廉除敦煌長史被病笑

歿苗秀不遂嗚呼哀哉士女癯傷

金石錄云武氏有數墓在任城開明

者仕爲吳郡府丞綏宗名梁仕爲郡從事宣張名班皆自有碑

武都太守李翕天井道記

蓋除患蠲難爲惠鮮能行之斯道狹阻有坂危峻天井臨深之阨冬雪則凍渝夏雨滑汰頓蹟傷害民苦拘駕推排之役勤勞無已過者戰戰以爲大憾太守漢陽阿陽李君履之若辟風雨部西部道橋掾李禔鑿鑿西坂天井凶止入丈四尺堅無白潰安無傾覆四方賴之民悅無疆君德惠也刊勒紀述以示萬載建寧五年四月廿五日己酉訖成

造戾陵遏記

魏使持節都督河北道諸軍事征北將軍建城鄉侯沛國劉靖字文恭登梁山以觀源流相漯水以度形勢嘉武安之通渠羨秦氏之殷富乃使帳下督丁鴻

軍士千人以嘉平二年立遏於水導高粱河造戾陵
遏開車箱渠其遏表云高粱河水者出自并州潞河
之別源也長岸峻固直截中流積石籠以爲主遏高
一丈東西長三十丈案十疑當作百南北廣七十餘步依北
岸立水門門廣四丈立水十丈山水暴發則乘遏東
下平流守常則自門北入灌田歲二千頃凡所封地
百餘萬畝至景元三年辛酉詔書以民食轉廣陸廢
不贍遣謁者樊晨更制水門限田千頃刻地四千三
百一十六頃出給郡縣改定田五千九百三十頃水
流乘車箱渠自薊西北逕昌平東盡漁陽潞縣凡所
潤含四五百里所灌田萬有餘頃高下孔齊原隰底

平疏之斯溉決之斯散導渠口以爲濤門灑漉池以爲甘澤施加於當時數被於後世晉元康四年君少子驍騎將軍平鄉侯宏受命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寧朔將軍遏立積三十六載至五年夏六月洪水暴出毀損四分之三剩北岸七十餘丈上渠車箱所在漫溢追惟前立遏之勲親臨山川指授規畧命司馬闕內侯逢惲內外將士二千人起長岸立石渠修主遏治水門門廣四丈立水五尺案尺疑當炸興復載利通塞之宜準遵舊制凡用功四萬有餘焉諸部王侯不召而自至繯負而趨事者蓋數千人詩載經始勿亟易稱民忘其勞斯之謂乎於是二府

文武之士感秦國思鄭渠之績魏人置豹祀之義乃
遐慕仁政追述成功元康五年十月十一日刊石立
表以紀勲烈并記遏制度永爲後式焉

陶隱居井欄記

梁陳宣懋

先生丹陽陶仕齊奉朝請壬申歲來山棲身高靜自
號隱居同來弟子吳郡陸敬游其次楊王吳戴陳許
諸生供奉階宇湖孰潘邏及遠近宗稟不可具記悠
悠歷代詎勿識焉梁天監三年八月十五日錢塘陳
宣懋記

此記文無可采因其刻
既失載之以備故迹

武德郡建沁水石橋記

後魏于子建

夫梵燈遐廓長夜襲其明慧教洞開羣迷啓其目是

以神光未滅感膺於西胡金儀雖謝夢現於東漢抑
亦愍世多艱下生思土運濟貫心慈悲注意歸依者
塵霧莫侵迴向者雷電不撓信是苦海之靈丹酷暑
之甘露矣惟此區域貢覃之假借也號稱舊邦舜禹懷譚之地案譚是禹
都入魏爲鎮及秦吞六雄跨有四海罷侯置守乙統
九服項羽改名殷國漢高復立爲郡自茲以還爲河
內下邑屬皇朝遷鼎卜食漳濱遂方割四縣在古州
城置武德郡焉北通燕趙堂堂之風相洽南引鞏雒
穆穆之化■清西瞻軹塞則連山萬疊東望平臯則
曠野千里長河帶其前太行環其後車馬之所混■

舳艫之所湊集。頗是一都之要害。實爲三魏之達道。
若其沈淪雙吐。丹絕並納。勢等周原。美齊陸海。袂散
成帷。人榮荅字若繡。禮樂尚繁。風儀未革。然郡土遼廓。
沁水橫流。源自羊頭之山。發於麻谷之口。滔滔晉域。
作紀懷方。引漑過於鄭白。流穢踰於汾澮。但彼漸臺。
雉岸。崢嶸揭厲多危。往來受害。至於秋雨時降。
水潦騰馬牛。雖辨公私。頓廢胥岨。乘車之義。事切
朝涉之艱。宣威將軍懷州長史行武德郡事河南于
子建。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平臯令京兆杜護宗。前
將軍懷縣令趙郡李同賓。征西將軍州縣令扶風馬
周洛。殄難將軍溫縣令廣甯燕景裕。征虜將軍郡丞

東平呂思哲。或分竹專城。或捍禦木百里。鵲起來官。共治民瘼。況同覩艱辛。俱看危滯。一物可矜。納隍在念。敬思包鹿濟難之仁。俯■■龜報恩之惠。雖無武庫造梁之工術。且■沙弥訪津之殷懃。旡■■傳咸屬周時。便獲■■軌躅雖亡。遺柱在目。父■■傳咸屬周時。稱其板構。與城俱廢。乃於農隙之月。各率祿力■■及■朝文武■懷熹願。七月六日。經始此橋。助福者比肩。獻義者聯轂。人百其功。共陳心力。至廿四日。所■便訖。不煩遐邇荷擔之勞。未傷士民尺寸之木。雖無匪日之美。庶省浹晨之費。修柱揭以插泉。華表鬱而軼漢紅■交架以■■綺蘭聯絲而雲布。引北山

山之饒則人無遺力積南市之富而家有餘資昔伯
度記功勒燕然■文淵表■象林之銅作述之
理雖殊刊錄之情不異況四生踏駁同悲欣之境十
因韜還逆勁風電之力若不歸依寶■神教遠
擬彼岸之喻近取成務之言恐沮勸之道未宣畫
之功虛燼乃運石立碑敬鐫卣像窮般馬之巧盡金
艘之饒使四部往來起歎慕之心六道奔趣識風雲
之會其詞曰

清虛曰道正直爲神有一於此用表生民淵乎大覺
至矣能仁行成元吉德伏波旬其芒芒禹績眇眇桓
功爲魚左衽逖聽前風九州咸載五等攸同分壇敷

土俾侯樹公。其二美茲舊甸，麗其新邑。擧帶山河，苞苴
原隰。禮樂仍賁，風徽猶緝。青芻可翦，潢流可挹。其三粵
余承乏，謬廁官方。政慚春雨，威愧秋霜。情深履席，意
等納隍。慕彼醫藥，眷此津梁。其四渾渾沁水，冀道名川。
旣難揭厲，又阻■船。爰始經謀，義勸競填。辰不再浹，
斯構已宣。其五落落太虛，繞繞羣有。來同聚沫，去齊過
牖。敬託三尊，資擧四部。髣髴彼岸，依悌可久。大
魏武定七年歲次己巳四月丙戌朔八日癸巳建

端州石室記

唐李邕

日者託宿秘篆，寄傲神府。撰奇討異，注靈通感。冥搜
海堧，遐矚坤極。敞金闕疏玉堂，河漢未際其源。今昔

嘗聆其語。乃若宛此山郭。介在江墳。薄人寰。騰物外。妙有特起。靈表湧洞。綺田砥平。錦嶂壁立。肇允洞穴。延袤中堂。蹙怪形以萬殊。砥地勢以千變。伏虎奔象。浮梁抗柱。激濤海而洪波沸滑。疊杳窅而羣峯嵯峨。飛動逼人。屹聳驚視。密微微而三分地道。風蕭蕭而一變天時。竇乳練於玉顏。石牀列於仙座。隔絳塵境。矯集福庭。寂兮寥兮。恍兮惚兮。使營魄九昇。嗜慾雙遣。體若■羽翼。志若摩雲天。秦漢之閒。莫知代祀。羲皇之上。自謂逍遙。當是時也。慕名者執雌而退。徇物者守心而安。求道者■而凝。懷書者■而默。有若邦伯。早公守恭。案早姓未見廣孝聞■。■。■。觀國。

政門■■■■不容於■義心厚行遊者每■於■
■能吏修其職民恬其業流冗歸止介特艾安於是
命友生挾琴酌一歌一詠以遨以遊莫不解榻於斯
張樂於斯加之杖龍遺土駟馬凌晨避暑窟室締賞
林巒擊石如鍾酌泉如醴固亦轉丹竈掇紫芝迹參
寥之遠心惟習隱之幽致者也開元十五年正月廿
五日李邕記此文金石萃編所載多缺今據碑更補

橋亭記

唐游芳

唐再受命能事備於開元乃十有三年告成於岱翠
華之往也則北巡濟河王軌之旋也則南指陳宋故
行宮御路次夫任城焉陽門橋者跨泗之別流當魯

之要術。初隨時以旣濟。因大駕而改功。觀其壅川爲池。因地設險。削金堰於馳道。甃石門以飛橋。夾以朱欄。揭以華表。炳若星漢。拖如虹蜺。蓋乘輿乃以陽朝。御六龍。翊萬騎。聲明紀律。文物比象。迴睿覽於洲渚。駐天蹕於川梁。先時望君之來也。則金繩以界之。鐵鎖以扃之。厥後榮君之顧也。則浚池以廣之。築館以旌之。經始茲宇。惠而不費。當儲峙之末。有芻粟之餘。散之則人獲壹錢。金石萃編云人字脫落旁注鳩之則動以千計。請爲亭館。以壯橋池。故鄉老老白於吏。金石萃編云疊寫老字邑吏謀於府。因人之欲。得事之宜。鼙鼓不勝。工力徒競。鬱爲層構。在水之陽。壓鮮原以迴出。流古壩而却。

倚危攔巘巘。反宇峨峨。勢搖煙潭。岌若飛動。南軒虛明。以晃朗。北室懿渾。而清冷。自堂徂亭。邈迤幽徑。上覆藤篠。前臨芰荷。憑高佇目。萬象皆見。夫河南之勝。有三。橋亭得其一。梁園有梁王之迹。圃田有僕射之陂。平池曲榭。美則美矣。豈與夫島嶼開合。林嶂蔽虧。旁薄大荒。吐納霞景。畫橋南度。像清洛之規。虛館張力臣旁薄大荒。吐納霞景。畫橋南度。像清洛之規。虛館釋作肇臨叶滄洲之趣。有是夫。有是夫。任風姓之國也。謠俗古遠。其太昊氏之遺人。富而教之。合於魯頌。當太平無事。而朝野多歡。不然者。此池何以得花縣之名。吾寮何以得仙舟之目。不其張力臣有若邑大夫。榮陽鄭公。延華信昭。盈缶道契。虛舟禮

樂之行仁德歸厚丞范陽盧瓚主簿平昌孟景尉瑯琊王子言尉河東裴迴皆士林英華學府金碧能勤在公之節無廢會友之文嘗授簡於芳以爲之記會芳有公車之召請俟於異時金鄉尉潁川韓邠卿舍於裴氏言於衆曰游子之讓斯文以諸公在此諸公之意也子何辭焉因命秉燭俾芳操翰夜而成記翌日遂行開元廿六年秋七月旬有四日云 大唐開元廿有六年閏八月五日建通直郎行方與尉王日雲篆額將仕郎守尉游芳纂文朝散郎行尉華容縣開國男瑯琊王子言書

遊濟瀆記

唐達奚珣

軹縣西北數十里。濟水出焉。稽乎舊章。可得而道。自
河浮錄甲。帝命元夷。䟽眀澮而正乾綱。錐林巒而通
委輸。所謂四瀆資我而成。彼式水者。或在幽僻。遠而
見竒。伊何足貴。豈與夫體清淳之氣。據函夏之中。平
地開源。介空正綠。表裏皆淨。似若非深。舟楫旣加。乃
知無底。冲和自挹。斯君子之量歟。從此而東。截河通
汶。不以險阻。斷折字見說文其勢。不以清濁。汨其流。終能
獨運長波。滔滔入海。沈潛剛克。斯君子之量歟。意者
洞幽明。貫天壤。包荒萬類。出入無閒。形與化遊。復歸
於道。不然。何其異也。雖金火更作。變通殊制。而浮沈
之事。亦無捨旃。國家南正司天。北正司地。以爲百神

授職則陰陽無錯繆之災羣望聿修水土得平均之
序欽若稽古道豈虛行闕宮有血象設如在流目一
望森森動人覺毛髮之間風飈四起然後以諸侯之
禮禮而禊之至於下人日用蘋藻吉凶悔吝則以情
言且神道無方豈存於此而物類相召或有馮焉厪
溜潛通動植茲液高樹直上百尺無枝虛篁下清四
時壹色意隔人世空聞鳥聲陽浦先春草心方變殷
岸猶冷苔生未穠紅晶落而天下陰青靄凝而衆山
暮畱賞無厭歸情坐忘中途載懷歷歷在眼庶託豪
翰光昭厥美云
吏部侍郎達奚珣文右監門衛
兵曹參軍薛希昌書有唐天寶六載冬十二月己未

朝議郎行濟縣尉鄭琚建

此文金薤琳瑯所載多誤據碑更正

春申君新廟記

唐趙居貞

輶軒莅部十有一月矣猥以薄材謬承重寄歛自淮服半刺超爲江南方伯郡領二十地亘五千皇皇者華幾慚輝道兢兢其志常誠飲水周爰諮詢申命行事損以懲忿窒欲益以改過遷善豺狼擁路埋輪以逐之騏驥伏櫪攬轡以騁之宣王化而盡覺風行安吐心而不知日用寬猛相濟威恩兼洽長吏肅警疆土乂寧日月其除冰霜再履始也務不暇給今也處有餘閒別祈神仙獲歲豐稔乘公堂之宴縱靈廟之遊城不復隍樹无禁伐闔阨荒以毀梁木小而摧乃

喟然歎曰。神必依人。人茲望福。依無所據。福安來哉。昔越踐滅吳。楚威滅越。考烈王繼立。春申君登相。封江東之巨縣。城吳墟爲大都。專主威權。救國災患。與趙魏爲四公子。招賓旅有三千人。擠聘使之玳簪。誇上客之珠履。王久無似君方患之。璫兮李園。託其女弟。旣歆然而有姪。遂祕之以獻王。王乃殂落。子爲君主。母望之人靡信。母望之禍遄興。舍人其亡。死士常偵棘門之下。蒿里相催。天乎天乎。胡寧忍此。令尹多居郢國。假君恒守吳宮。烏焚其巢。何笑號之先後。蛟沒其舳。繫父子之沈埋。夷盡其家。賊園之故。一朝冀將滅口。千古猶爲痛心。今邦牧所居。使臣所理。故宮

之內故事備聞。於是大葺堂庭，廣修偶像。春申君正陽而坐，朱英配饗其側。假君西廂視事，上客東室。齊班、李園死士，庚方授戮。僕夫閒駿，辰位呈形。大雪久寃之魂，更申如在之敬。家屬穆穆，展哀榮也。儀衛肅肅，振威名也。巨木擁腫而皆古，小栽青葱而悉新。總之一門，是謂神府。宜正名於黃相，削訛議於城隍。昔韓整守吳，剏吳伯之廟。太史適楚，壯楚相之宮。余固兼之言可則也。神有新宇，享之落之。人有貞石，追之琢之。我躬披文，紀之告之。君宜密應，祐之福之。初余之拜命也，表授廣陵，糾曹張顥、兵曹蘇相爲判官。安喜尉李崗爲支使，同郡舊知精明深識，異途新合。歷

落瓌材。三人冀有我師。四牡慎行爾職。欽劄往賢之
恥。歎垂後昆之裕。長史宋尚主臣。餘慶佑嶽良能。司
士楊彥琮。每憂司存。實稱佳吏。預乎作廟翼翼。觀乎
降神欣欣。咸亦相因。斯焉附出。唐天寶單闕歲除日
中散大夫守吳郡太守兼江南道採訪處置使柱國
天水趙居貞記。案在天寶十載辛卯也。

黃石公祠記

唐李卓

秦滅六國。遂并區宇。張良哀韓之亡。怒秦之暴。義感
天地。降神於圯。神授良之書。良爲帝之師。滅秦報韓。
成功遂志。祠黃石於濟北穀城之山下。蓋謂是矣。世
用其道。傳祠此山。惟德之馨。介福不替。天寶歲夏六

月旱旣太甚。遍走羣望。密雲卷而復舒。零雨濛而不降。太守河東裴公。聚黃髮而咨謀曰。山川神祇有不舉乎。聞斯行諸。夙夜展祭。祀事未畢。感而遂通。自寅及未。澤潤千里。吁其靈也。夫聖哲立法制。君子修理道。莫不順承天則。祇畏神明。以天視無私。神功不測。或殄覆昏暴。或孚右明德。與時推移。未始有極。蓋將輔其善。必聽於人。昔夏之興也。崇山降焉。殷之興也。岷山次焉。周之興也。岐山鳴焉。漢興有岷橋之事。我唐之興。有霍山之異。今古不爽。謂之神志。聰明正直而弋者也。惟秦政滅德。用刑。匱人從欲。寃痛在下。馨香不登。祚及二世。毒流四海。與天自絕。惟神不蠲。有

開必先祝降寶命。故其書極天之際。備興亡之端。子
房將有行也。師焉而以言。酌消息於盈虛。通擬議於
變化。楚漢之勢。功利相百。天威扶桀。人謨叶贊。觀釁
而動。極深研機。發八難銷六國之印。招四人定重明
之業。以斷天下之疑。以奪敵國之計。正乾坤之位。發
日月之光。所謂被堅執銳。其功徇也。居守饋糧。其功
人也。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其功神也。此其
大者。豈徒効祉發祥於州里之間哉。方今淳風允塞。
休徵薦臻。意者謂宜上聞。有以旌異。嘗學舊史。敢記
所知。

唐大

歷

八年七月十五日建布衣趙郡李

卓撰前試義王府倉曹參軍裴平書

案碑陰云所題趙郡李卓即今

臺長
樓筠

獨秀山新開石室記

唐鄭叔齊

城之西北維有山曰獨秀。宋顏延之嘗守茲郡。賦詩云。未若獨秀者。峩峩郭邑閒。嘉名之得。蓋肇於此。不籍不倚。不騫不崩。臨百雉而特立。扶重霄而直上。仙挹石髓。結而爲膏。神鑿嵌竇。呀而爲室。蹕滓可遠。幽偏自新。勝槩岑寂。人無知者。大歷中。御史中丞隴西公保障南服。三年政成。廼考宣尼廟於山下。設東西庠以居胄子。備俎豆儀以親釋菜。雖峻陟可尋。而藁薄未翦。公乃日常從以上。每指荒榛而授事。爲力無幾。得茲穴焉。閔而外廉。隘以傍達。立則艮其背。行則

躡其腓。於是申謀左右。朋進畚鍤。壤之可跳者。布以增逕。石之可轉者。積而就階。景未移表。則致虛生白矣。豈非天賦其質。智詳其用乎。何暑往寒襲。前人之畧也。譬由士君子韜迹獨居。懿文遊藝。不遇知己。發明則蓬蒿向晦。畢命淪■鹽車。無所伸其駿。和氏不得成其寶矣。篆刻非寵。庶貽後賢。

建中元年八

月二十八日記。監察御史裏行鄭叔齊。

案記稱隴西縣公者隴西縣

男李昌巵變也時領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見平蠻碑碑及此記皆在廣西臨海

重修玉泉關廟記

唐董挺

玉泉寺覆船山。東去當陽三十里。疊嶂回擁。飛泉迤邐。遷信荆口之淨界。域中之絕景也。寺西北三百步有

蜀將軍都督荊州事關公遺廟存焉將軍姓關名羽河東解人公族功績詳於國史先是陳光大中智顗禪師者至自天台宴坐喬木之下夜分忽與神遇云願捨此地爲僧房請師出山以觀其用指期之夕萬壑震動風號雷號前擘巨嶺下湮澄潭良材叢樸周匝其上輪奐之用則無乏焉惟將軍當三國之時負萬人之敵孟德且避其鋒孔明謂之絕倫其於殉義感恩死生一致斬良擒禁此其效也嗚乎生爲英賢沒爲明神所寄此山之下邦之興廢歲之豐荒於是乎繫陸法和假神以虜任約梁宣帝資神以拒王琳聆其故老安可誣也至今緇黃入寺若嚴官在旁無

敢褻瀆荆南節度使工部尚書江陵尹裴均因政成
事舉典從禮順以爲神道之教依人而行攘彼妖昏
祐我蒸庶而祠廟墮毀歔懸斷絕豈守宰牧人之意
耶乃命縣令張儋始經其事爰從舊址式展新規模
博敞容衛端肅唯曩禪坐之樹今則延袤數十圍
矣神明扶持不凋不衰胡可度思初營建之日白龜
出於新橋若有所感寺僧咸見亦爲異也尚書以小
子曾忝下介多聞故實見命紀事文豈足徵其增創
制度則列於碑右貞元十八年辛卯

壁書飛白蕭字記

唐崔備

壁書蕭字者梁侍中蕭子雲之書也韓晉公領浙西

之歲得於建業佛寺置之南徐官舍。函以屋壁俯瞰諸坐隅。及晉公入贊廟。暮啓乎私第。朱方官吏候其代者。完葺舊府。圯墁故堂。吏人以壁字昏蒙。方以堊帚塗上。時故殿中李侍御。士舉爲部從事。以晉公翰墨代無等儔。自獲壁書。施榻於下。耽翫妍味。畧無已時。士舉重焉。始而方得。及士舉府除職。停寓壁字於小吏之舍。至甲申歲。士舉爲江西從事。通好江淮。時李評事約戒閱圖書。以示寮友。士舉方以壁字言於坐中。李君因而求之。士舉云。得卿皇象羊欣蕭倫真草各一帖。大鄭畫屏一扇。即輟與之。不尔當自持去。李君富於圖書。酷好遐異。遂以所求三帖并大鄭畫

屏一扇易焉。後十餘日，壁書自吳負來，士舉於道病卒。向若李君不言此書，即壁爲朽壞於小吏之家。逸品絕前賢之迹，固知興亡繼絕，後不乏人。工極藝精，中必有物，加以子雲與國同姓，所書蕭字，圖卷側掠，體法備焉。信曩賢之妙門，實後代之茂範。其飛白書，起於蔡中郎待詔門下，役者以聖帝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爲飛白書。漢末魏初，皆以題署宮闕，其後張敬禮王逸少子敬，並稱妙絕。子雲曲盡其法，歐陽率更云：蕭侍中飛白，濃淡得中，蟬翼掩素，其爲前賢所重如此。嗟乎！景嶠此書，今訪天下絕矣。唯此蕭字，在乎舊都。三百年閒，竟無頽圯，俾後人傳授，似陰有保持。

余與李君寓家南徐鄰而友善獲覩妙迹感其將壞
晉公出之方絕之迹李君維之用徵其事故以字志
之。

周先生住山記

唐令狐楚

先生姓周氏名隱遙字息元宗其道者相號爲太元
先生汝南人也抱天和沖澹之氣含至精潔朗之質
玉冷泉潤松高鶴閒韜精守道冥得真契谷神旣存
而長守元關無鍵而不開貞元初游蘇州吳縣之包
山林屋洞秋八月始於洞西得神景觀訊其居者曰
距此數里世傳毛公塢毛公道成羅浮居山三百餘
歲有弟子七十二人聚石爲壇遺址猶存爾能勤求

吾請以導。旣行而蘿篠迷密。不知所往。先生冥目久之。逢一物焉。雙眸盡碧。毛色紫而本白。高數尺餘。隨而行之。視乃鹿也。須臾乃跪止。若有所告。先生默記之。而還。至十九年冬。荆木鬻茅。奠厥攸居。得異石一方。上有蟲篆。驗之。即毛公鎮地符也。旣而鑿戶牖。以爲竇。有鶴御弄冠裳。戲舞於庭砌。後得一井。香白滑甘。溢爲白泉。其傍得古池焉。深廣袤丈。陽驗陰伏。湛如也。初先生嘗息於洞之南門中。神化恍惚。往往失其所在。遇好風日。亦來人間。將至必先之以雲鶴。其弟子掃灑香室。俄而至矣。嗟乎。先生之體。同乎無體矣。不以晝夜更動息。不以寒暑易纖厚。不食而甚力。

走及奔馬。全乎氣者也。雖飲而無漏。止如靈龜。外乎形者也。鹿以導步。神柔異物也。符以存視。道契先躅也。井泉去癘。昭乎仁也。池水不枯。齊其慮也。仙雲靈鶴之驗。去來髣髴之狀。其必神行而智知乎。予叔服膺先生之門。二紀於茲。錄先生本起。見命爲記。疑神遐想。直而不遺。元和十三年八月。華州刺史兼御史中丞令狐楚記。

修浯溪記

唐韋詞

元公再臨道州。有嫗伏活亂之恩。封部歌吟。旁浹於永。故去此五十年。而里俗猶知敬慕。凡琴堂水齋。珍植嘉卉。雖歆傾荒翳。終樵採不及焉。仁聲之感物也。

如此今年春公季子友讓以遜敏知治術爲觀察使
表公所厚用前寶鼎尉假道州長史路出亭下維舟
感泣以簡書程責之不遑也乃罄撤資俸托所部祈
陽長豆盧■■■■歸喜獲私尚會余亦以恩
例自道州司馬移佐江州帆風檝流相■■■■
■畢寶鼎竦然曰茲亭剏治之始既銘於巖側矣至
於水石之秀咏賦所及則家集存焉然自空閒時餘
四紀士林經過篇翰相屬今圯塤移舊手筆亡矣將
編於左方用存此亭故事既適相會盍爲志焉余嘉
其損約貧寓而能以章復舊志爲急思有以白之故
不得用質俚辭元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江州員外

司馬韋詞記襄陽嚴消書

絳守居園池記

唐樊宗師

絳即東雍爲守理所稟參實沈分氣畜兩河潤有陶
唐冀遺風餘思晉韓魏之相剝剖世說總其土田士
人今無磽雜擾宜得地形勝瀉水施法豈新田又最
猥不可居州地或自有興廢原注州字或屬上句人因得附爲
奢儉將爲守悅致平理與益侈心耗物害時與自將
失敦窮華終披夷不可知俾緇孤顛跼屈元武踞守
居割有北自甲辛苞太池泓橫硤旁潭中癸次木腔
暴三丈餘涎玉沫珠或餘下原注或屬上句子午梁貫亭曰洄漣
虹蜺雄雌穹鞠覲蜃礙佞島坻淹淹委委莎靡縵蘿

蕃翠蔓紅刺相拂綴南連軒井陣中湧曰香承守寢
睥思西南有門曰虎豹左書虎搏立萬力千氣底發
彘匿地努肩腦口牙快抗雷火雷風黑山震將合右
胡人鬚黃帑累珠丹碧錦襖身刀囊鞞櫛紹白豹元
班飫距掌脾意相得東南有亭曰新前含曰槐有槐
肩護對鬱蔭後頤渠決決緣池西直南折廡赴可宴
可衙又東騫渠曰望月又東騫窮角池研雲曰柏有
柏蒼青官士擁列與槐朋友巉陰洽色北俯渠憧憧
來刮級面西巽隅閒黃原缺天汾水鉤帶白言謁行
旦艮閒遠岡青縈近樓臺井間點畫察可四時合奇
士觀雲風霜露雨雪所爲發生收斂賦歌詩正東曰

蒼塘遵瀕西。潒望瑤翻碧。漱光文切鏤。黎深撓撓收。
窮正北曰風隄。乘攜左右。隄執北回股努。帶捩蹴墉。
御渠歆池。南楯楹。景怪矯蛟龍。鈎牽寶龜靈。靈文。
章章。陰欲墊。歛煙漬。靄聚桃李蘭蕙。神君仙人衣裳。
雅冶可會脫赤熱。西北曰鰲蛭原。開哈儲虛明。茫茫。
嵬眼頽耳。可大客旅鍾鼓樂。提鵬挈鷺。陷池豪渠。憎。
垂憐園。正西曰白濱。蒼深憐梨。素女雪舞百佾。水翠。
披。唧唧千幅迎。西引東士長崖挾橫埒。日卯酉。原注
日或
昨樵途。鴈徑幽委。蟲鳥聲無人。風日燈火之晝。夜漏。
刻詭婉絢化。大小亭館池渠閒。走池隄上亭後前。陴。
乘墉如連山。羣峯擁地高下。如原隰。隄谿壑。水引古。

自源三十里鑿高槽絕竇壩爲池溝沼渠瀑潔潺終

出

或爲下原注

汨汨街街畦町阡陌閒入汾巨樹木資

士悍水沮宗族盛茂旁蔭遠映錦繡交菓枝香畹麗

麗

原注上下句

絕他郡考其臺亭沼池之增蓋豪王

才侯襲以竒意相勝至今過客尚往往有指可創起

處余退常吁後其能無果有不補建者池由於煬及

者雅文安

原注薛雅裴文安二人

發土築臺爲拒幾附於汚宮

水本於正平軌病井滷生物瘠引古沃澣人便幾附

於河渠嗚呼爲附於河渠則可爲汚於汙宮其可書

以薦後君子長慶三年五月十七日記陶九成得藥

伯昂箋注本傳其句讀以便觀覽今箋注世無其本賴輟耕錄傳之

大唐潤州句容縣大泉寺新三門記并序

唐姚 萇

句曲之東實曰崙峯居峯之陽厥生大泉寺因泉而

題焉後劉宋開明二年

案劉宋無開明武帝元大明順帝元昇明必沙門傳譌而

姚萇未能
考正也

有邑令顏繼祖捨宅移寺南去泉五里而

遙年代遠碑記埋沒粗所詳者乃顏氏十三代孫

今寺之惠誠也大和初監寺僧惠明與寺僧道琳等

見三門破壞乃言於衆曰此教東流設象爲法牢落

如是瞻仰何依乃請今寺主僧常誼昔旅於是者勗

力誓心慕

當爲

緣祈化如響斯應人咸歸之遠近趨

走投施委積算財度費功用果足乃革舊制恢新謀

延袤縱廣中闕無改自大和庚戌至於癸丑凡七年
案年數不合無以訂正厥功告成崇軒莪莪三闔其門飛簷翼
張丹拱霞煥矧茲寺以重崗疊嶺窅入崖谷行樹葱
翠煙蘿蒙密雲收霧卷宛若仙闕俾得道者同指歸
於覺路由徑者詎深著於迷途非我師之志誠其孰
能逮於此今天下學佛道者多宗旨於五臺靈聖蹤
跡往往而在如吾黨之依於上門也誼本鄭人冠歲
因往遊焉遂剃髮於五臺金閣寺元和再歲乃於渭
州龍興寺依年具戒振錫經行見色相之皆空識衣
珠之無價又六年始到江南初止於近寺蘭若其明
春又之嶺南詣禪訪道酌水步雲心契如期不遠千

里十一年還至茲寺。初寺每有僧俗大會五千餘衆。號曰龍華。常患錡金之器不周於用。物有所闕。人多告勞。誼乃發願鑄一大鑊。求布金之長者。得鎔範之良工。歸依一念之間。成就堅牢之質。濩落有用。碩大無朋。使天人畢會於龍花。香積普沾於法味。由此故也。寺衆僉曰。誼實有力於寺者。非宿習德本。沾諸善緣。豈能誘掖羣心。終成喜捨。大和初歲。乃聞諸府邑。請隸名焉。繇是三門荐興。功致一貫。則誼之行業。前修推可鏡矣。人有語余於師爲文者。誼因錄所事。請識門焉。寺之備新記詳矣。辭曰。

寺之興。大泉是生。觴沸猶在。旣溫且靈。寺之移。顏氏

之基。宋室舊邑。桑野離離。寺之終。誼實是工。大鼎渠。渠三門崇崇。煙霞棟梁。松桂香風。周匝巖壑。警迷其鐘。文若於石。播之無窮。鄉貢進士姚暮撰。當寺沙門齊操書。開成三年歲次戊午十一月己卯廿六日庚辰立。

天柱觀記

五代 吳越武肅王

天柱觀者。因山爲名。按傳記所載。皆云天有八柱。其三在中國。一在舒州。一在壽陽。洎今在餘杭者。皆是也。又按道經云。天地之內。有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如國家之有藩府郡縣。遞相稟屬。其洞天之內。自有日月分精。金堂玉室。仙官主領。考校災祥。今天柱

山即真誥所謂大滌洞天者也。內有隧道暗通華陽林屋。皆乘風馭景。倏忽往來。羣真杳冥。非世俗所測。而況大江之南。地兼吳越。其峯巒西接兩天眼之龍源。次連石鏡之嵐岫。東枕浙江之迢派。可謂水清山秀。兼通大海。及諸國往還。此外又有東天目。西天目。及天竺之號。得非抗蒼涯於穹昊。聳絕壑於雲霄。立天爲名。以標竒特耶。若乃登高遠望。則千巖萬壑。金碧堆疊。龍盤虎踞。靈粹滋孕。代主異人。非山秀地靈之所鍾襲。其孰能與於此乎。就中天柱。風清氣和。土腴泉潔。神蛇不螫。猛獸能馴。自漢武帝酷好神仙。標顯靈迹。乃於洞口。建立宮壇。歷代祈禳。悉在此處。東

晉有郭文舉先生得飛化之道隱居此山羣虎來柔
史籍所載乃於蝸廬之次手植三松虬偃鳳翔蒼翠
千載今殿前者是也洎大唐創業以元元皇帝爲祖
宗崇尚元風恢張道本天皇大帝握圖御宇授籙探
符則有潘先生宏演真源搜訪神境宏道元年奉敕
創置天柱觀焉仍以四維之中壁封千步禁彼樵採
爲長生之林中宗皇帝玉葉繼昌元關愈闢特賜觀
莊一所給香燈於是臺殿乃似匪人工廊檻而皆
疑化出星壇月砌具體而微則有被褐幽人據梧高
士挹澄泉之味息青蘿之陰葉天師法善朱法師君
緒吳天師筠暨天師齊物司馬天師承禎夏侯天師

子雲皆繼踵雲根棲神物表骨騰金鎖名冠瑤編出
爲帝王之師歸作神仙之侶金錯標宇翠珉流芳昭
晰具存不俟詳錄其餘三泉合派雙石開扉藥圃新
池古壇書閣各有題品足爲耿光鏐比際蒙聖朝疊
安藩閫綰闔閭之封畧統句踐之山河寵極蕭曹榮
兼渾郭緬懷斯地實邇維桑素仰真風備詳前事但
以此觀創置之始本對南方後有朱法師相度地形
改爲北向雖依山勢偏側洞門其洞首陰背陽作道
宮而不可致左右崗壠與地勢以相違背洞門而不
順百靈使清泉却侵白虎致使觀中寥落難住賢能
皆爲尊殿背水激衝之所致也乾寧二年鏐因歷覽

山源周遊洞府。思報列聖九重之至德。兼立二軍百
姓之福庭。於是齋醮之餘。徧尋地理。觀其尊殿基勢。
全無起發之由。致道流困窮二時而不辨香燈。竟歲
而全無醮閱。遂抗直表上聞聖聰。請上清道士閭丘
方遠與道衆三十餘人。主張教跡。每年春秋四季。爲
國焚修。鏐特與荆建殿堂。兼移基址。山勢有三峯。兩
乳兼許邁先生丹竈遺跡。猶存。遂乃添低作平。減高
爲下。改爲甲向。是五音第一之方。而乃添培乳山。却
爲主案。尋即一二年內。法主兩霑渥恩。道侶益臻。常
住咸備。青牛白鹿。堪眠琪樹之陰。絳節霓幢。不絕星
壇之上。得不因移山勢。而再振（元）風者哉。尋又續發

薦章奏問上君道業。聖上以仙源演慶，眞派流輝。方
瑤水以遊神，復華胥而入夢。欲闡無爲之教，欣聞有
道之人。勅賜法號，爲妙有大師。兼加命服，雖寒棲帶
索之士，不尚寵榮。在法橋勸善之門，何妨顯赫。其次
畢法道士鄭茂章，生自神州，久棲名嶽。元機契合，負
笈俱來。鏐幸捐方瞳，常留化竹。副妙有大師，三元八
節。齋醮同修，福旣薦於宗祧。惠頗霑於軍俗，尋發特
表。蒙鴻恩，繼賜紫衣。焚修於此，其大殿之內，塑天尊
真人龍虎二君，侍衛無闕。其次別創上清精思院，爲
朝真念道之方。建堂廚，乃陳鼎，擊鐘之所。門廊房砌，
無不更新。天風每觸於庭除，地籟時聞於窗戶。兼爲

親隸觀額以炫成功。非矜八體之能。貴立永年之志。妙有大師問上君。靈芝稟異。皓鶴標奇。誕德星躔。披霓靈洞。朝修虔懇。科戒精嚴。實紫府之表儀。乃清都之輔弼。加以降神之地。即舒州之天柱山也。遊方有志。躡屩忘疲。自生天柱之前。駐修天柱之下。察其符契。信不徒然。乃此修崇。實爲搜抉。所謂道無不在。代有其人。爰自開基。至於功畢。備仙家之勝槩。暢聖祖之真風。遂錄畫圖。封章上進。奉光化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詔旨。勅錢鏐省所奏進重修建天柱觀圖一面事。具悉。我國家集慶仙源。遊神道域。普天之下。靈迹甚多。然自兵革薦興。基址多毀。況茲幽邃。豈假修

營卿考一境圖經。知列聖崇奉。親臨勝槩。重葺仙居。仍選精慤之流。虔備焚修之禮。冀承（元）貺來佑昌期。豈惟觀好事之方。抑亦驗愛君之節。旣陳章奏。披翫再三。嘉歎無已。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懿夫。地出靈阜。天開洞宮。三皇之前。眞聖非一。莫非乘虛躡景。出有入無。雖或挂於傳聞。不可知其名氏。皆分洞天而理。即大滌居其一焉。天柱觀。卽漢以來。迄於唐室。修真之士。繼躡清塵。當四方倣擾之時。見一境希夷之趣。今也仙宮嶽立。高道雲屯。六時而鐘磬無虛。八節之修齋罔闕。有以保國家之景祚。福兩府之烝黎。鏐今統吳越之山河。官超極品。上

奉宗社次及軍民莫不虔仰神靈遵行大道時也聖明當代四海歸心忝蒙委以東南封爵功臣兼頒金券家山衣錦兼兩道之油幢上承一人倚注之恩次荷正真護持之力元元至聖崇敬福生大道真科是無爲化致乃及身於此合刊貞石用俟後賢時光化三年七月十五日記案十國春秋所載此文似亦采洞霄圖志今石刻已佚無可覆

也按

溪州銅柱記

五代 李宏皋

粵以天福五年歲在庚子夏五月楚王召天策府學士李宏皋謂曰我烈祖昭靈王漢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其銘曰金人汗出鐵馬蹄

堅子孫相連九九百年是知吾祖宗之慶允緒繇遠則九九百年之運昌於南夏者乎今五溪初寧羣帥內附古者天子銘德諸侯計功大夫稱伐必有刊勒垂諸簡編將立標題式昭恩信敢繼前烈爲吾紀焉宏臯承教濡毫載敘厥事蓋聞牂柯接境盤瓠遺風因六子以分居入五溪而聚族上古以之要服中古漸爾羈縻洎師號精天相名婁氏漢則宋均置吏稍靜溪山唐則楊思興師遂開辰錦邇來豪右時恣陸梁去就在心否臧由己溪州彭士愁世傳郡印家愬州兵布惠立威識恩知勸故能歷三四代長千萬夫非德教之所加豈簡書而可畏亦無幸於大國亦不

虐於小民多自生知因而善處無何忽承閒隙俄至
動搖我王每示含宏嘗加姑息漸爲邊患深入郊圻
剽掠耕桑侵暴辰澧壇吏告逼郡人失寧非萌作孽
之心偶昧戢兵之法焉知縱火果至自焚時晉天子
肇創丕基倚注雄德以文皇帝之徽號繼武穆王之
令謨冊命我王開天策府天人降止備物在庭方振
聲明又當昭泰眷言僻陋可俟綏懷而邊鄙上言各
請効命王乃以靜江軍指揮使劉勅率諸部將付以
偏師鉦鼓之聲震動谿谷彼乃弃州保嶮結寨馮高
唯有鳥飛謂無人到而劉勅虔遵廟算密運神機跨
壑披崖臨危下瞰梯衝旣合水泉無汲引之門樵採

莫通糧糗之轉輸之路。固甘衿甲。豈暇投戈。彭師杲
爲父輸誠。束身納款。我王愍其通變。爰降招攜。崇侯
感德以歸周。孟獲畏威而事蜀。王曰。古者叛而伐之。
服而柔之。不奪其財。不貪其土。前王典故。後代著龜。
吾伐叛懷柔。敢無師古。奪財貪地。實所不爲。乃依前
奏。授彭士愁溪州刺史。就加檢校太保。諸子將吏咸
復職員。錫賚有差。俾安其土。仍頒廩粟。大賑貧民。乃
遷州城下於平岸。溪之將佐銜恩向化。請立柱以誓
焉。於戲。王者之師。貴謀賤戰。兵不染鏑。士無告勞。肅
清五溪。震聳百越。底平壘理。保乂邦家。尔宜無擾耕
桑。無焚廬舍。無害樵牧。無阻川塗。勿矜激瀨。飛湍。勿

恃懸崖絕壁荷君親之厚施我不徵求感天地之至
仁尔懷寧撫苟違誠誓是昧神祇垂於子孫庇爾族
類鐵碑可立敢忘賢哲之蹤銅柱堪銘願奉祖宗之
德宏臯仰遵王命謹作頌焉其詞曰

昭靈鑄柱垂英烈手執干戈征百越我王鑄柱底黔
黎指畫風雷開五溪五溪之險不足恃我旅爭登若
平地五溪之衆不足憑我師輕蹈如春冰溪人畏威
仍感惠納質歸明求立誓誓山川兮告鬼神保子孫
兮千萬春大晉天福五年歲次庚子七月甲子
朔十八日辛巳鑄

勅畱啓母少姨廟記

五代 許中孚

宗周嗣位之二葉也。命授神宗。德符昊穹。寢被武功。復乎淳風。皇教於是遐通。車書以之混同。異域咸賓。遠上格白環之贄。嘉祥自兆。阿閣巢丹穴之禽。曷覆燾之洪均。致蒸黎之雍穆。古由今也。不其偉歟。時有縣尹外郎彭城劉公。名渙。字廣澤。故丞相譙國公之元子也。鼎鼎名家。公台令族。竒姿碩德。爲時所稱。莫不宏其學以開之。高其才以文之。崇其禮以節之。敦其信以成之。臥錦爲郎。立事於文昌宮裏。握簡就列。馳芳於建禮門中。洎以清白不容。權政所忌。賈誼賢而見謫。屈平忠而自遷。諒州縣之徒勞。實銅墨之非貴。有以見拘驥馱之足淹。社稷之才也。先蒞伊陽。次

宰斯邑。未嘗不稽力任。以資賦庾。敷德惠。以董逋逃。除暴慢。以恤惻黎。示好惡。以平獄訟。下車而民授其賜。涖事而吏伏其明。三年之政化大行。百里之煩苛盡去。屬我皇帝。翼翼萬機。孜孜庶政。爲下民之革弊。慮昏厲之作災。用止訛風。乃頒明詔。曰當聰明正直。以福及人者。則可以靡息宗禋。或妖回魑魅。以禍苟人者。則可以特加翦伐。式絕淫祀。永作恒規。粵是邑皇甫村。有古祠者。即啓母少姨之神也。夫勝事芳猷。神通靈應。備於嵩少二室。本廟碑表載之也。斯不復書。又有濟瀆神宇一所。附焉。誠彩仗之行宮。復雷駕之別館。欒櫨穹崇。而特立。丹牖照灼。以相鮮。杳邈虹

梁聳若龍驤之狀。徘徊雉堞。高倅矢立之形。風來而
蕙帳香生。雨霽而晴軒翠滿。歸然妙績。迴跨神臯。輪
焉奐焉。不可得而論也。廟貌嚴肅。明靈暗通。望之者
敬。由是興祈之者福。由是集稻梁黍稷。春秋而遂布
時羞。絲竹陶匏。庭砌而遽陳。商角是得。歲時序。風雨
順生。植暢田疇。開人獲困。阜之豐里。有謳謠之韻。以
作景福。以助太和。猗歟。人之禱。旣如斯。神之應。又如
此。於是下以利之事。達於上。上以畱之義。令於下。班
基且廓。魯壤弗加。等靈光之獨存。同甘泉之但闢。獲
永薦奠。得壯祠宮。潔以祈恩。馳特性而可進。固夫層
構。任迅景以頻移。邑人牛敬。贊等欲示後生。宜刊貞

石乃爲見託。俾述斯文中。孚學不逮於古人。詞莫窮於前事。徒抽馬卿之思。強濡王粲之豪。豈敢繁言。庶存實錄。時顯德伍年歲在戊午。柒月拾貳日記。鄉貢進士許中孚撰。

重建伏羲皇帝廟三門記

宋陳 翕

蓋聞聖人不世出。出必有功於時也。鴻荒之世。朴畧尤甚。雖人倫之化。既有。而貴德之風。方扇。天下以大道之爲功。未有以仁義之爲用。大道判。則爲仁義。仁義用。則爲法制。法制立。則聲華文物興焉。仁義出乎道。非道出於仁義也。仁義法制。皆道之跡。聖人之功也。夫道立本於無。爲用於有。蓋可見者存乎用。用可

見者存乎迹。迹者道之濟也。非道之本也。惟其以本求之。則至寂而無體。以用求之。則至虛而善應。以迹求之。則至利而無窮。所謂形而上下者是也。老子曰。無名天地之始。元胎未形。杳杳冥冥。遠之不可以名。尋近之不可以形。詔非探象先之原。則求知之難矣。絕於形器。桔於無爲。造之非我。理自冥化。此至寂而無體。其可見也。經爲陰陽。合爲至精。鬱爲元氣。發爲造化。而萬物制命受形。以生死代謝。其所以鼓舞運動。雷風雪霜之威。日月水火之變。付有爲於六子。收無爲於成功。此至虛而善應。又可見也。聖人旣得至寂之本。以誠已。復達至虛之用。以濟物。擴而充之。發

越揮散興至利於百千萬世而無窮泯者蒙考之於
伏犧皇帝用大道以王天下而見其本末體用之邃
焉恭以伏犧皇帝挺生上古之初德冠三皇之首畫
八卦而備萬物之象興文籍而書百世之名以結繩
爲弊政而代之書契以神化爲宜民而爲之以善
法首正人倫復爲器用通其變使之無倦百姓日用
而不知故君臣由之則肅而莊父子由之則和而恭
夫婦由之則愿而雍兄弟由之則友而悌天下陶成
於大順蓋人倫正之始也爲網罟以畋以漁爲棟宇
以寧其居爲耒耜以濟其飢爲舟楫以便其涉爲弧
矢以威其亂服牛馬以致其遠至乎揉木陶火鑠金

凝土一制一法莫不由乎仰觀俯察而始立之法又有數聖繼作。汭襲至堯而成。及周乃備。故曰法始伏而成。堯又曰匪伏匪堯。禮義咷咷。既歷漢唐之久。下逮國家之盛。一祖四宗。六葉承天。執是法以御大有。通變以盡天下之利。福周四海。生民享之而無窮者。亦以此也。於伏犧皇帝之廟。嘗遣使致祠焉。今之於春秋之間。無遠近。無貴賤。不辭跋涉之勞。或負戴其親。以至於此。禱祠進獻。無祈而不應也。是知伏犧皇帝體魄雖降。而其神未嘗死也。說者曰。聖人之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者也。秦漢以來。分邦國爲郡縣。今伏犧皇帝之故壤。莫知其所在。按圖經云。單州魚臺。

縣之東北七十里曰新興村其間有伏犧皇帝之陵
陵上有廟古老謂曰廟舍之東有畫卦之山南有古
銘城北有羣仙洞中有九龍潭其古木勝槩依稀存
焉居民嚴溫者世蒙其福遂罄丹衷自備己緡兼化
信士重建三門一座三閒玉皇堂并神像炳靈公堂
并神像砌道幡竿等上以酬聖造之恩下以求舉家
之慶既畢功召翕爲之記翕謏聞之學不能盡萬一
聊書歲月而已

大宋熙寧十年歲次丁巳三月

辛亥朔二十五日乙亥立碑蒲陽貢吏陳翕撰并書

碑在魚臺鳧山伏義陵上南宋已後地入於金後
人遂以陳州畫卦臺爲陵存此以俟更正祀典者

重摹孔子題季子墓記

宋朱彥

常州故延陵也。吳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漢爲毗陵。又至東晉爲晉陵。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爲常州。唐因之。或曰晉陵郡。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爲延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還治故縣。今潤之延陵鎮是也。杜佑謂曲阿延陵有季子廟。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晉陵縣。其說明矣。而孔子所書季子墓碑。歲久蓋湮沒。開元中明皇勅殷仲容摹刻之。大歷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石延陵廟中。於是俗習徒見潤之延陵季子廟而不知常實古延陵。而季子之所封也。崇寧元年余以罪謫守是州。因考太史公書歷代地志通典圖經得其詳矣。又得其

所謂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又曰暨陽鄉而暨陽隸今之江陰縣。乃屬令趙士淝訪之得大塚於暨陽門外三十里申港之側。旁有季子廟與史記地志通典圖經合。於是表識其墓。謹樵牧耕鑿之禁。又摹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墓上。設像祠之學中。以時率屬吏士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貴有德也。又備論歷世廢興與俗習之變易。刻之碑下。後有君子得以覽焉。明年四月十五日降授奉議郎知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飛騎尉賜紫金魚袋朱彥記。

東坡先生祠堂碑記

宋晁公武

在昔懷忠抱義之士。必於沒身之所。廟食百代者。豈

惟丕功鴻烈應古祭法其高風英槩之所激勵則鄙
薄化服俊秀仰止莫不波屬雲委蓋有功於風俗而
人不能忘之國朝文忠蘇長公讜言直道稟自天性
平生觝排邪辭譏訶秕政苟利國家出萬死不顧一
生之計用是數困而終不少悔其忠義之節冠冕天
下自古儒宗詞伯殆未之有也垂年歸自南海閒居
毗陵雙桂坊屬疾不起吳越之人識與不識皆嗟咨
出涕固宜於其地尸而祝之而至於今越六十有九
年廟貌未立視古有闕焉昭德晁侯子健爲州之明
年諏經考史創立祠堂於學宮實政之美者而求公
武之文以記其始公武衰老問學荒落識見凡近豈

足以讚揚命世大賢之萬一。雖然公武聞諸世父景遷生崇寧間。賊臣擅國。顛倒天下之是非。人皆畏禍。莫敢莊語。公之葬也。少公黃門銘其壙。亦非實錄。其甚者以賞罰不明。罪元祐。以改法免役。壞元豐。指溫公才智不足。而謂公之后。逐出其遺意。蔡確謗譴可赦。而謂公之進用。自其選擢。章惇之賊害忠良。而云公與之友善。林希之誣詆善類。而云公常汲引之。嗚呼斯銘若然。則公之上清儲祥。精忠粹德二碑。及諸奏議著述。皆誕慢歟。公武因子健之請。伏自思念。歲月滋久。耆舊日益淪喪。存者皆邈然後進。則緒言將零落不傳。於是不敢以不能爲辭。而輒載其事。惟公

當元祐時起於謫籍登金門玉堂極禮樂文章之選及章蔡竄朋黨於嶺表而公獨先朝廷追復黨人官爵而公獨後立朝本末彰明較著如此豈有他哉昔陳仲弓送中常侍父之葬非以爲賢從者詈楚公子曰隸也不力非以爲不肖皆有爲而發而少公之意或出於此非邪後世不知其然惟斯是信則爲盛德之累大矣因述景遷生之語俾刻之樂石庶異日網羅舊聞者有考且爲楚人之辭一章使邦人歌之薦其俎豆百世不忘則風槩之所激勵俗爲丕變家出正士而輩爲純臣不益熒乎至於公之文章天下皆知之不當復妄措一辭非畧也子健景遷之嫡孫勤

敏孝謹嚴守家法居官爲政多稱是云其辭曰
若有人兮巴山陽錦心繡口兮金玉其相擢忠節以
爲佩兮集義槩以爲裳吐辭爲經兮萬世耿光仁人
之言兮藹然清明其志修潔兮稱物也芳雖覲險微
兮詎忍高翔井渫不食兮於井何傷吳山峩峩兮吳
水湯湯平生睠戀兮魂魄游行菊英蘭露兮薦之新
堂廉貪立懦兮惠茲一方千秋萬歲兮勿怠勿忘

續古文苑卷第十

續古文苑卷第十一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序上

孫子算經序

孫子曰。夫算者。天地之經緯。羣生之元用。五常之本。末。陰陽之父母。星辰之建號。三光之表裏。五行之準。平。四時之終始。萬物之祖宗。六藝之綱紀。稽羣倫之聚散。考二氣之升降。推寒暑之迭運。步遠近之殊同。觀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從橫之長短。采神祇之所在。極成敗之符驗。窮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立規矩。準方圓。謹法度。約尺寸。立權衡。平重輕。剖毫釐。析

黍稷歷億載而不朽。施八極而無疆。散之不可勝究。斂之不盈掌握。嚮之者富有餘。背之者貧且窶。心開者幼沖而即悟。意閉者皓首而難精。夫欲學之者。必務量能揆己。志在所專。如是則焉有不成者哉。

孟子篇敘

漢趙岐

孟子篇敘者。言孟子七篇。所以相次敘之意也。孟子以爲聖王之盛。惟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爲上。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爲首篇也。仁義根心。然後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孫丑問管晏之政。荅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於反古之道。滕文公樂反古。故次以文公爲世子。始有從善思禮之心也。奉禮之

謂明明莫甚於離婁。故次以離婁之明也。明者當明其行。行莫大於孝。故次以萬章問舜往于田號泣也。孝道之本在於情性。故次以告子論情性也。情性在內而主於心。故次以盡心也。盡己之心與天道通道之極者也。是以終於盡心也。篇所以七者。天以七紀璿璣運度。七政分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有九者。三時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案當舊誤作常今改正故取其三時。三時者。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文章多少。擬其大數。不必適等。猶詩三百五篇。而論曰詩三百

也。章有大小。分章賦篇。篇趣五千。以卒其文。無所取法。猶論四百八十六章。章次大小。各當其事。亦無所法也。蓋所以佐明六藝之文義。崇宣先聖之指務。王制拂邪之隱括。立德立言之程式也。洋洋浩浩。具存乎斯文矣。

淮南子敘

漢高誘

淮南王名安。厲王長子也。長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趙氏女。爲趙王張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討韓信於銅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樓煩。還過趙。不禮趙王。趙王獻美女趙氏女。得幸有身。趙王不敢內之於宮。爲築舍於外。及貫高等謀反發覺。并逮治王。盡收王家。及

美人趙氏女亦與焉。吏以得幸有身聞上。上方怒趙王。未理也。趙美人弟兼。因辟陽侯審食其。言之。呂后。呂后不肯白。辟陽侯亦不强爭。及趙美人生男。恚而自殺。吏奉男詣上。上命呂后母之。封爲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長弟上書願相見。詔至長安。日從游宴。驕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陽侯不爭其母於呂后。因椎殺之。上非之。肉袒北闕謝罪。奪四縣。還歸國。爲黃屋左纁。稱東帝。坐徙蜀嚴道。死於雍。上閔之。封其四子爲列侯。時民歌之曰。一尺縉。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上聞之曰。以我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長子安襲封淮南王。次爲

衡山王次爲廬江王太傅賈誼諫曰怨讎之人不可貴也後淮山衡山卒反如賈誼言初安爲辯達善屬文皇帝爲從父數上書召見孝文皇帝甚重之詔使爲離騷賦自旦受詔日早食已上愛而祕之天下方術之士多往歸焉於是遂與蘇飛李尚左吳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晉昌等八人及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而著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爲蹈虛守靜出入經道言其大也則燾天載地說其細也則淪於無垠及古今治亂存亡禍福世閒詭異瓌竒之事其義也著其文也富物事具類無所不載然其大較歸之於道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爲

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學者不論淮南。則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賢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驗經傳。以父諱長。故其所著。諸長字皆曰脩。光祿大夫劉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謂之淮南外篇。自誘之少。從故侍中同縣盧君。受其句讀。誦舉大義。會遭兵災。天下棋峙。亡失書傳。廢不尋修。二十餘載。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東郡濮陽令。覩時人少爲淮南者。懼遂凌遲。於是以朝輔事畢之閒。乃深思先師之訓。參以經傳道家之言。比方其事。爲之注解。悉載本文。并舉音讀。典農中郎將并捐。借八卷刺之。會捐身喪。遂亡不得。至十七年。遷監河東。復更補足。淺學

寡見未能備悉其所不達注以未聞唯博物君子覽而詳之以勸後學者云爾

俗本多闕此序故錄之

九章算術注序

魏劉徽

昔在包犧氏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九九之術以合六爻之變暨於黃帝神而化之引而伸之於是建歷紀協律呂用稽道原然後兩儀四象精微之氣可得而效焉記稱隸首作數其詳未之聞也按周公制禮而有九數九數之流則九章是矣往者暴秦焚書經術散壞自時厥後漢北平侯張蒼大司農中丞耿壽昌皆以善算命世蒼等因舊文之遺殘各稱刪補故校其目則與古或異而所論者

多近語也。微幼習九章，長再詳覽，觀陰陽之割裂，總算術之根源，探賾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頑魯，采其所見，爲之作注，事類相推，各有攸歸。故枝條雖分，而同本幹者；知發其一端而已。又所析理以辭，解體用圖，庶亦約而能周，通而不黷。覽之者，思過半矣。且算在六藝，古者以賓興賢能，教習國子。雖曰九數，其能窮纖入微，探測無方。至於以法相傳，亦猶規矩度量，可得而共，非特難爲也。當今好之者寡，故世雖多通才達學，而未必能綜於此耳。周官大司徒職：夏至日中立八尺之表，其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說云南戴日下萬五千里。夫云爾者，以術推之。按九章立四

表望遠。及因木望山之術。皆端旁互見。無有超邈若斯之類。然則蒼等爲術。猶未足以博盡羣數也。徽尋九數有重差之名。原其指趣。乃所以施於此也。凡望極高。測絕深。而兼知其遠者。必用重差。句股則必以重差爲率。故曰重差也。立兩表於洛陽之城。令高八尺。南北各盡平地。同日度其正中之時。以景差爲法。表高乘表閒爲實。實如法而一。所得加表高。即日去地也。以南表之景。乘表閒爲實。實如法而一。即爲從南表至南戴日下也。以南戴日下及日去地爲句股。爲之求弦。即日去人也。以徑寸之筭南望日。日滿筭空。則定筭之長短。以爲股率。以筭徑爲句率。日去人

之數爲大股。大股之句。即日徑也。雖天圓穹之象。猶曰可度。又況泰山之高。與江海之廣哉。微以爲今之史籍。且畧舉天地之物。考論厥數。載之於志。以闡世術之美。輒造重差。并爲注解。以究古人之意。綴於句股之下。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孤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觸類而長之。則雖幽遐詭伏。靡所不入。博物君子。詳而覽焉。

元壽賜名序

晉何禎

新婦荀氏所生女。以歲在丁丑四月五日。日始出時生。此月斗建巳。其日又巳。其時加卯中。巳卯皆東南。春夏天地動發萬物。茲之生。令月吉日善時也。又於

易卦震位在卯。巽位在巳。震爲長男。巽爲長女。而此女孫正用茲日斯時。始瞻日月。豈伊先祖之靈實臨祐之。元髮素顏婦人之上姿也。壽考無疆。生民之至願也。故賜名。元壽焉。案隋書經籍志晉金紫光祿大夫何禎集一卷北堂書鈔五十九引虞預晉書何禎傳云禎字元幹然則禎當作禎也

金谷詩敘

晉石崇

余以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爲使持節監青徐諸軍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界金谷澗中。去城十里。有田十頃。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衆果竹柏藥草。羊二百口。雞猪鵝鴨之屬。莫不畢備。去城十里。有田十頃。羊二百口。又有水碓魚池土窟。其爲娛

雞猪鵝鴨共十六字。據御覽一百十九引補足。

目歡心之物備矣。時征西大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賢共送往澗中。晝夜遊宴。屢遷其坐。或登高臨下。或列坐水濱。時琴瑟笙筑。合載車中。道路並作。及住。令與鼓吹遞奏。遂各賦詩以敘中懷。或不能者。罰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懼凋落之無期。故具列時人官號姓名年紀。又寫詩著後。後之好事者其覽之哉。凡三十人。吳王師議郎關中侯始平武功蘇紹字世嗣。年五十爲首。案容止篇注又引石崇金谷詩敘曰王詡字季允琅邪人蓋三十人皆有爵里名氏品藻篇不曾備引也

臨河敘

晉王羲之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

亭脩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爲流觴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娛目騁懷。信可樂也。雖無絲竹管弦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敘幽情矣。故列序時人。錄其所述。右將軍司馬大原孫丞公等二十六人。賦詩如左。前餘姚令會稽謝勝等十五人。不能賦詩。罰酒各三斗。此文唐人傳石畧小異。無篇末十字。而莫字作暮。禊字作稷。暢字作暢。皆俗書。晉代所未有。疑唐時刻本漫漶。重書之誤。

祖道賦序

晉嵇含

祖之在於俗尚矣。自天子至庶人。莫不咸用。有漢卜

日丙午。魏氏擇其丁未。至於大晉。則祖孟月之酉日。各因其行運。三代固不同。雖其奉祖。莫識祖之所由興也。說文祈請道神謂之祖。有事於道者。吉凶皆名。案已上藝文類聚五引在社門蓋彼誤也北堂書鈔一百五十五亦引嵇含祖賦。君子行役。則列之於中路。喪者將遷。則稱名於階庭。或云百葉遠祖。名皆凋滅。墳塋不復存。其銘表遊魂。不得託於廟祧。智者故以歲初良辰。肇建華蓋。揮揚綵旗。將欲招靈爽於今夕。庶衆祖之來憑。蓋有兩端。俯歎壯觀。乃述而賦之。

七錄序

梁阮孝緒

日月貞明。匪光景不能垂照。嵩華載育。非風雲無以

懸感大聖挺生。應期命世。所以匡濟風俗。矯正彝倫。非夫丘素墳典。詩書禮樂。何以成穆穆之功。致蕩蕩之化也哉。故洪荒道喪。帝昊興其文畫。結繩義隱。皇頡肇其文字。自斯以往。沿襲異宜。功成治定。各有方冊。正宗既殄。樂崩禮壞。先聖之法。有若綴旒。故仲尼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逮也。而有志焉。夫有志以爲古文猶好也。故自衛反魯。始立素王。於是刪詩書。定禮樂。列五始於春秋。興十翼於易道。夫子既亡。微言殆絕。七十並喪。大義遂乖。逮於戰國。殊俗異政。百家競起。九流互作。羸政嫉之。故有坑焚之禍。至漢惠四年。始除挾書之律。其後外有太常太史。

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開獻書之路。置

寫書之官。至孝成之世。頗有亡逸。乃使謁者陳農求

遺書於天下。命光祿大夫劉向及子俊歆等。

案俊當作伋。漢

書向本傳云。長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不

云。曾受詔校書。阮此言疑出別錄。七畧也。讎校篇

籍。每一篇已。輒錄而奏之。會向亡喪。帝使歆嗣其前

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羣篇。奏其

七畧。及後漢蘭臺猶爲書部。又於東觀及仁壽閣撰

集新記。校書郎班固傳毅。並典祕籍。固乃因七畧之

辭。爲漢書藝文志。其後有著述者。袁山松亦錄在其

書。魏晉之世。文籍逾廣。皆藏在祕書中外三閣。魏祕

書郎鄭默。刪定舊文。時之論者。謂爲朱紫有別。晉領

秘書監荀勗因魏中經更著新簿雖分爲十有餘卷而總以四部別之惠懷之亂其書畧盡江左草創十不一存後雖鳩集淆亂已甚及著作佐郎李充始加刪正因荀勗舊簿四部之法而換其乙丙之書沒畧衆篇之名總以甲乙爲次自時厥後世相祖述宋秘書監謝靈運丞王儉齊秘書丞王亮監謝朓等並有新進更撰目錄宋秘書殷淳撰大四部目儉又依別錄之體撰爲七志其中朝遺書收集稍廣然所亡者猶大半焉齊末兵火延及祕閣有梁之初缺亡甚衆爰命秘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內別藏衆書使學士劉孝標等重加校進乃分數術之文更爲

一部使奉朝請祖暉撰其名錄其尚書閣內別藏經史雜書華林園又集釋氏經論自江左篇章之盛未有踰於當今者也孝緒少愛墳籍長而弗倦卧病閑居傍無塵雜晨光纔啓緇囊已散宵漏旣分綠裘方掩猶不能窮究流畧探盡祕奧每披錄內省多有缺然其遺文隱記頗好搜集凡自宋齊已來王公縉紳之館苟能蓄聚墳籍必思致其名簿凡在所遇若見若聞校之官目多所遺漏遂總集衆家更爲新錄其方內經史至於術伎合爲五錄謂之內篇方外佛道各爲一錄謂之外篇凡爲錄有七故名七錄昔司馬子長記數千年事先哲愍其勤雖復稱爲良史猶有

摭拾之責。況總括羣書四萬餘卷。皆討論研覈。標判
宗旨。才愧疎通。學慚博達。靡班嗣之賜書。微黃香之
東觀。儻欲尋檢。內寡卷軸。如有疑滯。傍無沃啓。其爲
紕繆。不亦多乎。將恐後之罪予者。豈不在於斯錄。如
有刊正。請俟君子。昔劉向校書。輒爲一錄。論其指歸。
辨其訛謬。隨竟奏上。皆載在本書。時又別集衆錄。謂
之別錄。即今之別錄是也。子歆撮其指要。著爲七畧。
其一篇。即六篇之總最。故以輯畧爲名。次六藝畧。次
諸子畧。次詩賦畧。次兵書畧。次數術畧。次方伎畧。王
儉七志。改六藝爲經典。次諸子。次詩賦。爲文翰。次兵
書爲軍書。次數術爲陰陽。次方伎爲術藝。以向歆雖

云七畧實有六條故別立圖譜一志以全七限其外又條七畧及二漢藝文志中經簿所闕之書并方外之經佛經道經各爲一錄雖繼七志之後而不在其數今所撰七錄斟酌王劉王以六藝之稱不足標榜經目改爲經典今則從之故序經典錄爲內篇第一劉王並以衆史合於春秋劉氏之世史書甚寡附見春秋誠得其例今衆家記傳倍於經典猶從此志實爲繁蕪且七畧詩賦不從六藝詩部蓋由其書旣多所以別爲一畧今依擬斯例分出衆史序記傳錄爲內篇第二諸子之稱劉王並同又劉有兵書畧王以兵字淺薄軍言深廣故改兵爲軍竊謂古有兵革兵

戎治兵用兵之言。斯則武事之總名也。所以還改軍從兵。兵書既少。不足別錄。今附於子末。總以子兵爲稱。故序子兵錄爲內篇第三。王以詩賦之名。不兼餘制。故改爲文翰。竊以頃世文詞。總謂之集。變翰爲集。於名尤顯。故序文集錄爲內篇第四。王以數術之稱。有繁雜之嫌。故改爲陰陽。方伎之言。事無典據。又改爲藝術。竊以陰陽偏有所繫。不如數術之該通。術藝則濫。六藝與數術。不逮方伎之要顯。故還依劉氏。各守本名。但房中神仙。旣入仙道。醫經經方。不足別創。故合術伎之稱。以名一錄。爲內篇第五。王氏圖譜一志。劉畧所無。劉數術中。雖有歷譜。而與今譜有異。竊

以圖畫之篇宜從所圖爲部故隨其名題各附本錄譜既注記之類宜與史體相參故載於記傳之末自斯已上皆內篇也釋氏之教實被中土講說諷味方軌孔籍王氏雖載於篇而不在志限即理求事未是所安故序佛法錄爲外篇第一仙道之書由來尚矣劉氏神仙陳於方伎之末王氏道經書於七志之外今合序仙道錄爲外篇第二王則先道而後佛今則先佛而後道蓋所宗有不同亦由其教有淺深也凡內外兩篇合爲七錄天下之遺書祕記庶幾窮於是矣有梁普通通四年歲維單閼仲春十有七日於建康禁中里宅始述此書通人平原劉杳從余遊因說其

事。杳有志積久，未獲操筆。聞余已先著鞭，欣然會意。凡所抄集，盡以相與，廣其聞見，實有力焉。斯亦康成之於傳釋，盡歸子慎之書也。

古今書最。

七畧書三十八種，六百三家，一萬三千二百一十九卷。

五百七十二家亡，三十一家存。

漢書藝文志書三十八種，五百九十六家，一萬三千三百六十九卷。

五百五十二家亡，四十四家存。

袁山松後漢藝文志書。

案此下當有脫文

八十七家亡。

晉中經簿四部書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萬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經書簿少二卷不詳所載多少。

一千一百一十九部亡七百六十六部存。

晉元帝書目四部三百五十二卷三千一十四卷。

晉義熙四年祕閣四部目錄有條脫此文當

宋元嘉八年祕閣四部目錄一千五百六十四卷一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五十五卷四百三十八卷佛經。

宋元徽元年祕閣四部書目錄二千二十卷一

萬五千七十四卷。

齊永明元年祕閣四部目錄五千新足合二千三百三十二卷一萬八千一十卷。

梁天監四年文德正御四部及術數書目錄合二千九百六十八卷二萬三千一百六卷。

祕書丞殷鈞撰祕閣四部書少於文德書故不錄其數也。

新集七錄內外篇圖書凡五十五部六千二百八十八種八千五百四十七卷四萬四千五百二十六卷。

六千七十八種八千二百八十四卷四萬三

千六百二十四卷。經書二百三種。二百六十
三表。八百七十九卷。圖符。

內篇五錄。四十六部。三千四百五十三種。五千
四百九十三表。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三卷。

三千三百一十八種。五千三百六表。三萬七
千一百八卷。經書一百三十五種。一百八十
七表。七百七十五卷。圖也。

外篇二錄。九部。二千八百三十五種。三千五十
四表。六千五百三十八卷。

二千七百五十九種。五千九百七十八表。六
千四百三十四卷。經書七十六種。七十八表。

一百卷符圖

七錄目錄

經典錄內篇一

易部六十四種

案六十舊作本誤合九十六帙二字爲一也今改正

五百九十卷

尚書部二十七種二十八帙一百九十卷

詩部五十二種六十一帙三百九十八卷

禮部一百四十種二百一十一帙一千五百七

十卷

樂部五種五帙二十五卷

春秋部一百一十一種一百三十九帙一千一

百五十三卷

論語部五十一種五十二帙四百一十六卷
孝經部五十九種五十九帙一百四十四卷
小學部七十二種七十二帙三百一十三卷
右九部五百九十一種七百一十帙四千七百
一十卷

記傳錄內篇二

國史部二百一十六種五百九帙四千五百九
十六卷

注歷部五十九種一百六十七帙一千二百二
十一卷

舊事部八十七種一百二十七帙一千三十八卷

職官部八十一種一百四帙八百一卷

儀典部八十種二百五十二帙二千二百五十六卷

法制部四十七種九十五帙八百八十六卷

僞史部二十六種二十七帙一百六十一卷

雜傳部二百四十一種二百八十九帙一千四百四十六卷

鬼神部二十九種三十四帙二百五卷

土地部七十三種一百七十一帙八百六十九

卷。

譜狀部四十二種。四百二十三帙。一千六十四卷。

簿錄部三十六種。六十二帙。三百三十八卷。
右十二部。一千二十種。二千二百四十八帙。一
萬四千八百八十八卷。

子兵錄內篇三。

儒部六十六種。七十五帙。六百四十卷。

道部六十九種。七十六帙。四百三十一卷。

陰陽部一種。一帙。一卷。

法部十三種。十五帙。一百一十八卷。

名部九種九帙二十三卷

墨部四種四帙一十九卷

縱橫部二種二帙五卷

雜部五十七種二百九十七帙二千三百三十

八卷

農部一種一帙三卷

小說部十種十二帙六十三卷

兵部五十八種六十一帙二百四十五卷

右一十一部二百九十種五百五十三帙三千

八百九十四卷

文集錄內篇四

楚辭部五種五帙二十七卷

別集部七百六十八種八百五十八帙六千四百九十七卷

總集部十六種六十四帙六百四十九卷

雜文部二百七十三種四百五十一帙三千五百八十七卷

右四部一千四十二種一千三百七十五帙一萬七百五十五卷

術伎錄內篇五

天文部四十九種六十七帙五百二十八卷
緯識部三十二種四十七帙二百五十四卷

⑧歷竿部五十種五十帙二百一十九卷

五行部八十四種九十三帙六百一十五卷

卜筮部五十種六十帙三百九十卷

雜占部十七種十七帙四十五卷

刑法部四十七種六十一帙三百七卷

醫經部八種八帙五十卷

經方部一百四十種一百八十帙一千二百五

十九卷

雜藝部十五種十八帙六十六卷

右十部五百五種六百六帙三千七百三十六

卷

案已上內篇每錄總數多與每部下數不合外篇之仙道錄亦然皆宏明集傳寫之

誤也。今無以知爲孰
是。仍其舊而錄之。

佛法錄三卷外篇一

戒律部七十一種。八十八帙。三百二十九卷。

禪定部一百四種。一百八帙。一百七十六卷。

智慧部二千七十七種。二千一百九十帙。三千

六百七十七卷。

疑似部四十六種。四十六帙。六十卷。

論記部一百一十二種。一百六十四帙。一千一

百五十八卷。

右五部二千四百一十種。二千五百九十六帙。

五千四百卷。

仙道錄外篇二

經戒部二百九十種三百一十八帙八百二十八卷

服餌部四十八種五十二帙一百六十七卷

房中部十三種十三帙三十八卷

符圖部七十種七十六帙一百三卷

右四部四百二十五種四百五十九帙一千一百三十八卷

文字集畧一帙三卷序錄一卷

正史刪繁十四帙一百三十五卷序錄一卷

高隱傳一帙十卷序例一卷

古今世代錄一帙七卷。

序錄二帙一十一卷。

雜文一帙十卷。

聲緯一帙一卷。

右七種二十一帙一百八十一卷。

案此數亦不合說見前

阮孝緒撰不足編諸前錄而載於此。

注補續漢書八志序

梁劉昭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紘維區分源奧開廓著述創藏山之祕寶肇刊石之遐貫誠有繁於春秋亦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未聞推檢

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功靈憲精遠
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宏鳴條實多紹宣協妙元卓律
歷以詳承洽伯始禮儀克舉郊廟社稷祭祀該明輪
駢冠章車服贍列於是應譙纘其業董巴襲其軌司
馬續書總爲八志律歷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
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
藉據前修以濟一家者也王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
畧備可得而知矣旣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
雖難踰等序致膚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
叔駿之書是謂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
案平舊誤平今改二子司馬彪華嶠也平業八志十典也俱稱麗富華轍亂亡典

則偕泯雅言邃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尤鮮功創時
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文以矯前棄書流品採自近
錄案書舊錯在流下今正流品與藝文偶句當指謝表書之百官志也初平永嘉圖籍
焚喪塵消煙滅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爲東漢之
故實是以學者亦無取焉范曄後漢良史誠跨衆氏
序或未周志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
猶俟改具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
畢遷有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
史十志所因實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
表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曄思雜風塵心
撓成毀弗克貞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改

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語八
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羣歸相沿也又尋本書當作
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爲名則同此外諸篇
不著紀傳律_歷郡國必依往式晁遺書自序應徧作
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以正得失書雖
未明其大旨也曾臺雲構所闕過乎榱桷爲山霞高
不終踰乎一壠鬱絕斯作吁可痛哉徒懷纘緝理慚
鉤遠廼借舊志注以補之狹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
所值微得論列分爲三十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孰
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乎已昔褚先生補子長之削
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

志又何猜焉。而歲代逾邈，立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覲，兼鍾律之妙，素捐校讎，參歷算之微，有慚證辨。星候祕阻，圖緯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畧。時或有見，頗邀旁遇，非覽正部，事乖詳密。今行禁止，紫行上舊衍令字今刪謂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漏，諒不足誚。圖緯也

高僧傳序

梁釋慧皎

原夫至道沖漠，假蹄筌而後彰。元致幽凝，藉師保以成用。是由聖迹迭興，賢能異託，辯忠烈，孝慈以定名教之道。明詩書禮樂，以成風俗之訓。或忘功遺事，尚彼虛沖，或體任榮枯，重茲達命，而皆教但域中，功在近益。斯蓋漸染之方，未奧盡其神性。至若能仁之爲

訓也。考業果之幽微，則循復三世，言至理之高妙，則貫絕百靈。若夫啓十地以辯慧宗，顯二諦以詮智府，窮神盡性之旨，管一樞極之致，餘方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懋哉邈矣！信難得以言尚。至廼教滿三千，形遍六道，皆所以接引幽昏，爲大利益，而以淨穢異聞，昇墜殊見，故秋方先音形之奉，東國後見聞之益。雲龍表於夜明，風虎彰乎宵夢，洪風旣扇，大化斯融，自爾西域名僧，往往而至，或傳度經法，或教授禪道，或以異迹化人，或以神力拯物。自漢之梁，紀歷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發，羣英閒出，迭有其人，衆家記錄，敘載各異，沙門法濟

偏敘高逸一迹。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廼通撰論傳。而辭事闕畧。並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宋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峻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朱君台徵應傳。陶淵明搜神錄。並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疎闕。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旣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爲蕪昧。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沙門僧祐撰三藏記。止有三十餘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

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餘行逮於即時亦繼有作者然或褒讚之下過相揄揚或敘事之中空引辭費求之實理無的可稱或復嫌以繁廣刪減其事而抗迹之奇多所遺削謂出家之士處國賓王不應勵然自遠高蹈獨絕辭榮棄愛本以異俗爲賢若此而不論竟何所紀嘗以暇日遇覽羣作輒搜檢雜錄數十餘家及晉宋齊梁春秋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僞歷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并博諮故老廣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至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傍出附見者二百餘人開其

德業大爲十例。一曰譯經。二曰義解。三曰神異。四曰習禪。五曰明律。六曰遺身。七曰誦經。八曰興福。九曰經師。十曰唱導。然法流東土。蓋由傳譯之勲。或踰越沙險。汎漾洪波。皆忘形殉道。委命宏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彊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宏讚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體。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像可傳。凡此八科。並以軌迹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効四依。功在三業。故爲羣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及夫計覈源流。商榷取舍。皆列諸讚論。備之後文。而論所著辭。微

異恒體。始標大意。類猶前序。未辯時人。事同後議。若
閒施前後。如謂煩雜。故摠布一科之末。通稱爲論。其
轉讀宣唱。原出非遠。然而應機悟俗。實有偏功。故齊
宋雜記。咸條列秀者。今之所取。必其製用超絕。及有
一介通感。廼編之傳末。如或異者。非所存焉。凡十科
所敘。皆散在衆記。今止刪聚一處。故述而無作。俾夫
披覽於一本之內。可兼諸要。其有繁辭虛讚。或德不
及稱者。一皆省畧。故述六代賢異。止爲十三卷。并序
錄合十四軸。號曰高僧傳。自前代所撰。多曰名僧。然
名者。本實之賓也。若實行潛光。則高而不名。寡德適
時。則名而不高。名而不高。本非所紀。高而不名。則備

今錄故省名音代以高字其閒草創或有遺逸今此
十四卷備讚論者意以爲定如未隱括覽者詳焉梁
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四庫書未錄梁高僧傳故此序不傳

虎丘山序

陳顧野王

夫少室作鎮以峻極而標奇太華神掌以削成而稱
貴若茲山者高不概雲深無藏影卑非培塿淺異棘
林秀壁數尋被杜蘭與苔蘚椿枝十仞挂藤葛與縣
蘿曲澗潺湲修篁蔭映路若絕而復通石將頽而更
綴抑巨麗之名山信大吳之勝壤若乃九功六義之
興依永和聲之製志由心作情以詞宣形言諧於韶
夏成文暢於鐘律由來尚矣未有登高能賦而韜斐

麗之章入谷忘歸而忽鏗鏘之節故惣轡齊鑣競雕
蟲於山水雲合霧集爭歌頌於林泉於時風清邃谷
景麗修巒蘭佩堪紉胡繩可索林花翻灑作颺颺於
蘭皋山禽轉響時弄聲於喬木班草班荆坐蟠石之
上濯纓濯足就滄波之水傾縹瓷而酌旨酒翦綠葉
而賦新詩肅爾若與三徑齊蹤蹌然似共九成偕韻
盛矣哉聊述時事寄之翰墨

侍中沈府君集序

陳劉師知

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曰登高能賦
可爲大夫言其善觀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
斯乃當世賢焉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

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義感殊類，有美於斯。鬱爲高士，則余與夫子，故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友益者歟。疇昔一面，竭來二紀，自揔角而接清塵，蒙長者之嘉酬，屯險驟更，歡娛中阻，班超旣反，盛憲猶存，春秋美景，朝遊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不肖，齒義懸絕，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辭，仍及於時，屬有烽燧，方勤帷屨，遂使褐裘莫計，寶劍無追，痛此生芻，同茲宿草，九原方遠，百身寧贖，若乃帳懸秋月，一鴈孤飛，花落春風，數鷺爭弄，伯牙之

絃寂寥長絕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盛烈清徽便傳
乎帝載遺文餘論被在乎民謠者斯所以沒而猶彰
死且不朽今乃撰西還所著文章名爲後集案隋書
經籍志

陳侍中沈炯前集七卷陳沈炯後集十三卷恭
子炯謚也西還謂自西魏還耳事詳陳書本傳

塞上公亭詩序

後魏高允

延和三年余赴京師發石門北行失道路寓宿代之
快馬亭其俗云古塞上公所遺之邑也曰公有良馬
案此下有缺文因以命之此其所遺也負長城面南山臯澤
帶其側涌波灌其前停駢策以流目抱遺風以依然
仰德音於在昔遂揮毫以寄言代人云塞上公姓李
代之李氏並其後也

水經注序

後魏酈道元

易稱天以一生水。故氣微於北方。而爲物之先也。元中記曰。天下之多者水也。浮天載地。高下無所不至。萬物無所不潤。及其氣流。屈石精薄。膚寸不崇。朝而澤。合靈宇者。神莫與並矣。是以達者莫能測其淵沖。而盡其鴻深也。昔大禹記著山海。周而不備。地理志其所錄。簡而不周。尚書本紀。與職方俱畧。都賦所述。裁不宣意。水經雖粗綴津緒。又闕傍通。所謂各言其志。而罕能備其宣導者矣。今尋圖訪蹟者。極聆川域之說。而涉土遊方者。寡能達其津照。蹤髣髴前聞。不能不猶深屏營也。余少無尋山之趣。長違問津之性。

識絕深經道淪要博進無訪一知二之機退無觀隅
反三之慧獨學無聞古人傷其孤陋捐喪辭書達士
嗟其面牆默室求深閉舟問遠故亦難矣然毫管闕
天^歷筭時昭飲河酌海從性斯畢竊以多暇空傾歲
月輒述水經布廣前文大傳曰大川相間小川相屬
東歸於海脈其枝流之吐納診其沿路之所躔訪瀆
搜渠緝而綴之經有繆誤者考以附正文所不載非
經水常源者不在記注之限但繇古茫昧華戎代襲
郭邑空傾川流戕改殊名異目世乃不同川渠隱顯
書圖自貿或亂流而攝詭號或直絕而生通稱枉渚
交竒洄湍決復躔絡枝煩條貫系夥十二經通尚或

難言。輕流細漾。固難辨究。正可自獻逕見之心。備陳
輿徒之說。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所以撰證本經。附其
枝要者。庶備忘誤之矜。求其尋省之易。

五行大義序

隋蕭吉

夫五行者。蓋造化之根源。人倫之資始。萬品稟其變
易。百靈因其感通。本乎陰陽。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
極幽明。子午卯酉爲經緯。八風六律爲綱紀。故天有
五度以垂象。地有五材以資用。人有五常以表德。萬
有森羅以五爲度。過其五者。數則變焉。實資五氣。均
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鑄萬物。善則五德順行。三靈炳
曜。惡則九功不革。六沴互興。原始要終。靡究萌兆。是

以聖人體於未肇故設言以筌象立象以顯事事既
懸有可以象知象則有滋滋故生數數則可紀象則
可形可形可紀故其理可假而知可假而知則龜筮
是也龜則爲象故以日爲五行之元筮則爲數故以
辰爲五行之主若夫參辰伏見日月盈虧雷動虹出
雲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舍內外諸官七曜三
光星分歲次此天之數也山川水陸高下平汙嶽鎮
河通風迴露蒸此地之象也八極四海三江五湖九
州百郡千里萬頃此地之數也禮以節事樂以和心
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以治萬人以
立四教修文七德闕武此人之數也因夫象數故識

五行之始末。藉斯龜筮。乃辨陰陽之吉凶。是以事假象知。物從數立。吉每尋閱墳索。研窮經典。自羲農以來。迄於周漢。莫不以五行爲政治之本。以著龜爲善惡之先。所以傳云。天生五材。廢一不可。尚書曰。商王受命。案當是今商王受之錯誤狎侮五常。珍棄三政。故知得之者昌。失之者滅。昔中原喪亂。晉氏南遷。根本之書不足。枝條之學斯盛。虛談巧筆。競功於一時。碩學經邦。棄之於萬古。末代踵習。風軌遂成。雖復占候之術尚行。皆從左道之說。卜筮之法恒在。爰象之理莫分。月令靡依。時制必爽。失之毫髮。千里必差。水旱興而不辨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非因形像。罕徵窮者。觀其

謬惑歎其學人皆信其末而忘本並舉其粗而漏細
古人有云登山始見天高臨壑方覺地厚不聞先聖
之道無以知學者之大況乃五行幽邃安可斐然今
故博採經緯搜窮簡牒畧談大義凡二十四段別而
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節數之氣總四十者五行
之成數始自釋名終於蟲鳥凡配五行皆在茲義庶
幾使斯道不墜知其始焉若能治心靜志研其微者
豈直怡神養性保德全身亦可弼諧庶政利安萬有
斯故至人之所達也昔人感物制經吉今因事述義
異時而作共軌殊途嘆味道之不齊求利物之一致
倚焉來哲補其闕焉上儀同三司城陽郡開國公蕭

吉撰

續古文苑卷第十一

續古文苑卷第十二

賜進士及第授通奉大夫山東通省督糧道加三級孫星衍撰
序下

千金翼方敘

唐孫思邈

原夫神醫祕術至蹟參於道樞寶餌凝靈宏功浹於
眞畛是知關籥元牝駐歷之效已深轡策天機全生
之德爲大稽炎農於紀錄資太乙而反營魂鏡軒后
於遺編事岐伯而宣藥力故能嘗味之績鬱騰天壤
診體之教播在神寰斯道由是濫觴時義肇基於此
亦有志其大者高密問紫文之術先其遠者伯陽流
玉冊之經擬斯壽於乾坤豈伊難老儔厥齡於龜鶴

詎可蠲疴。茲乃大道之真。以持身抑斯之謂也。若其業濟含靈。命懸茲手。則有越人徹視於腑臟。秦和洞達於膏肓。仲景候色而驗眉。元化剗腸而湔胃。斯皆方軌疊跡。思韞入神之妙。極變探幽。精超絕代之巧。晉宋方技。旣其無繼。齊梁醫術。曾何足云。若夫醫道之爲言。實惟意也。固以神存心手之際。意析毫芒之裏。當其情之所得。口不能言。數之所在。言不能諭。然則三部九候。乃經絡之樞機。氣少神餘。亦鍼刺之鈞軸。況乎良醫則貴察聲色。神工則深究萌芽。心考錙銖。安假懸衡之驗。敏同機駭。曾無挂髮之淹。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是故先王鏤之於玉板。往聖

藏之以金匱。豈不以營壘至道。括囊貞願者歟。予幼智蔑聞。老成無已。才非公幹。夙嬰沈疾。德異士安。早纏疴瘵。所以志學之歲。馳百金而徇經方。耄及之年。竟三餘而勤藥餌。酌華公之錄帙。異術同窺。採葛生之玉函。竒方畢綜。每以爲生者兩儀之大德。人者五行之秀氣。氣化則人育。伊人稟氣而存。德合則生成。是生由德而立。旣知生不再於我。人處物爲靈。可幸蘊靈心闕。願我性源者。由檢抑神祕。幽求今古。撰方一部。號曰千金。可以濟物攝生。可以窮微盡性。猶恐岱山臨目。必昧秋毫之端。雷霆在耳。或遺玉石之響。所以更撰方翼三十卷。共成一家之學。譬輓軌之相

濟運轉無涯等羽翼之交飛搏搖不測矧夫易道深矣孔宣繫十翼之辭元文奧矣陸績增元翼之說或泝斯義述此方名以貽厥子孫永爲家訓雖未能譬言中庶比潤上池亦足以慕遠測深稽門叩鍵者哉倘經目於君子庶知予之所志焉序見本書因四庫書未收千金翼方故載之

秦府十八學士駕真圖序

武德四年太宗皇帝爲太尉尚書令雍州牧左右衛大將軍新命爲天策上將軍位在三公上乃銳意經籍怡神藝學開學館以待四方之士乃降教曰昔楚國尊賢存道先於申穆梁園接士比德至於鄒枚咸

以著範前修。垂光後烈。顧惟菲薄。多謝古人。高山仰止。能亡景慕。於是芳蘭始被。深冠蓋之游。丹桂初叢。廣旄俊之士。旣而場苗蓋寡。空留皎皎之姿。喬木徒遷。終愧嚶嚶之友。所冀通人正訓。匡其闕如。側席亡倦。於齊庭。開筵有慚。於燕館。屬大行臺司勳郎中杜如晦。記室考功郎中房元齡。及于志寧。軍諮祭酒蘇世長。天策府記室薛收。文學褚亮。姚察。太學博士陸德明。孔穎達。主簿李元道。天策倉曹李守素。秦王記室虞世南。參軍蔡允恭。顏相時。著作郎記室許敬宗。薛元敬。太學助教蓋文達。典籤蘇勗等。或背淮而致千里。或通趙以欣三見。咸能垂裾邸第。委質藩維。或

宏禮度而成典則。暢詞學而洽風雅。優游幕府。是用嘉焉。宜可以守本官。兼文學館學士。及薛收卒。徵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入館。尋選庫直閣立本圖形貌。具題名字爵里。仍教文學褚亮爲之像贊。勒成一卷。號十八學士。並給珍膳。分爲三番。更直宿於閣。每軍國務靜。參謁歸休。即引見。論討墳典。商畧前載。考其得失。或夜分而寢。又降以溫顏。禮數甚厚。由是天下歸心。竒傑之士。咸思自効。於時預入館者。時所傾慕。謂之登瀛洲云。

羣書治要序

唐魏徵

竊惟載籍之興。其來尚矣。左史右史。記事記言。皆所

以昭德塞違。勸善懲惡。故作而可紀。薰風揚乎百代。
動而不法。烟戒垂乎千祀。是以歷觀前聖。撫運膺期。
莫不懷乎御朽。自強不息。乾乾夕惕。義在茲乎。近古
皇王。時有撰述。並皆包括天地。牢籠羣有。競採浮艷
之詞。爭馳迂誕之說。騁末學之博聞。飾雕蟲之小技。
流宕忘反。殊塗同致。雖辯周萬物。愈失司契之源。術
總百端。字缺垂得一之旨。皇上以天縱之多才。運生知
之叡思。性與道合。動妙幾神。元德潛通。化前王之所
未。字缺化損己利物。行列聖之所不能行。翰海龍庭之
野。並爲郡國。扶桑若木之域。咸襲纓冕。天地成平。外
內禔福。猶且爲而不恃。雖休勿休。俯協堯舜。式遵稽

古不察貌乎止水。將取鑒乎哲人。以爲六籍紛綸。百家踳駁。窮理盡性。則勞而少功。周覽汎觀。則博而寡要。故爰命臣等。採摭羣書。翦截淫放。光昭訓典。聖思所存。務乎政術。綴敘大畧。咸發神衷。雅致鉤深。規摹宏遠。網羅治體。事非一目。若乃欽明之后。屈己以救時。無道之君。樂身以亡國。或臨難而知懼。在危而獲安。或得志而驕居。業成以致敗者。莫不備其得失。以著爲君之難。其委質策名。立功樹惠。貞心直道。忘軀殉國。身殞百年之中。聲馳千載之外。或大奸巨猾。轉日迴天。社鼠城狐。反白仰黑。忠良由其放逐。邦國因以危亡者。咸亦述其終始。以顯爲臣不易。其立德立

言作訓垂範爲綱爲紀經天緯地金聲玉振騰實飛英雅論徽猷嘉言美事可以宏獎名教崇太平之基者固亦片善不遺將以丕顯皇極至於母儀嬪則懿后良妃參徽猷於十亂著深誠於辭輦或傾城慙婦亡國艷妻候晨雞以先鳴待舉烽而後笑者時有所存以備勸戒爰自六經訖乎諸子上始五帝下盡晉年凡爲五帙合五十卷本求治要故以治要爲名但皇覽遍畧隨方類聚名目互顯首尾淆亂文義斷絕尋究爲難今之所撰異乎先作總立新名各全舊體欲令見本知末原始要終並棄彼春華採茲秋實一書之內牙角無遺一事之中羽毛咸盡用之當今足

以鑒覽前古傳之來葉可以貽厥孫謀引而申之觸類而長蓋亦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庶宏茲九德簡而易從觀彼百王不疾而速崇巍巍之盛業開蕩蕩之王道可久可大之功並天地之貞觀日用日新之德將金鏡以長懸其目錄次第編之如左祕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玉歷通政經序

唐李淳風

夫天道昭然畧無差忒思測不至占乃無驗苟能窮神知化視象玩占何所不驗歟立占之法本非襲休徵以塞咎故世治國安指象爲災爲君所戒以保邦於未危世變國亂推象探意筮數究機以處身於無

禍乃安中閒危凶中閒吉之謂也。通政經數陳占條列例衆論非無指歸。蓋以天象垂變察乎時政。與上象意相符者爲陳。則占無不驗也。又豈特拘指豈云虛言爲一時之應歟。故明列二十八舍列星三垣天地所主之事。所司之分。陳其休咎。以五緯二曜變犯入守五相加臨。以取專應。故不書往者之占。亦同爲比類矣。

辨正論序

唐陳子良

蓋聞宣尼入夢十翼之理。克彰伯陽出關二篇之義。爰著或鉤深繫象。或探賾希夷。名言之所不宣。陰陽之所不測。猶能彌綸天地。包括鬼神。道無洽於大千。

言未超於域內。況乎法身圓寂。妙出有無。至理凝元。迹泯真俗。體絕三相。累盡七生。無心即心。非色爲色。無心即心。故能心斯心矣。無色爲色。故能色斯色矣。藤蛇於是併空。形名所以俱寂。筌蹄之外。豈可言乎。若夫西伯拘羑。遂顯精微。子長蠶室。卒成先志。故易曰。古之作易者。其有憂乎。論之興焉。良有以矣。法師俗姓陳氏。漢太丘長仲弓之後也。遠祖宦遊。播遷江左。近因江寓。又處襄州。隨世入關。從師請業。玉移荆岫。皎潔之性。彌彰。桂徙幽林。芬芳之風更遠。法師應真人之祥。稟黃裳之吉。內該三藏。外綜九流。旣善緣情。尤工體物。篇章婉麗。理致適華。郁郁閒縟。錦之文。

飄飄竦陵雲之氣。班賈金玉。未可同年。潘陸江海。寧堪方駕。至如莊生墨生之學。黃子老子之書。三清三洞之文。九府九仙之錄。登真隱決之祕。靈寶度命之儀。吞若胷中。說猶指掌。加以舊習中觀。少蘊法華。既有聞持。比專著述。運思之外。汲引無疲。辨中觀則龍樹可期。談自然則老莊非遠。於是四方雜沓。如歸長者之園。七貴紛綸。若赴華陰之市。固以學侔安遠。才邁肇生。實開士之棟梁。法城之墻塹者也。乃有道士李仲卿。劉進喜等。並作庸文。謗毀正法。在俗人士。或生邪信。法師愍其盲瞽。恐入泥黎。爰發大悲。遂製斯論。可謂鼓茲法海。振彼詞峯。碧雞之銳。競馳黃馬之

駿爭驚莫不葉墜柯摧雲銷霧捲狀鴻爐之焚纖羽
猶炎景之鑠輕冰負勝之儔於斯可見暫歸慈定已
破魔軍聊奮慧力即降愚賊佛日於是重暉法雲由
其廣被然法師所作詩賦啓頌碑誄章表大乘教法
及破邪論等三十餘卷在世久傳然此論凡八卷十
二篇二百餘紙窮釋老之教源極品藻之名理修述
多年仍未流布昔秦孝公聽說帝而寐聞談霸而興
陽春和寡深可悲歎但法師所述內外兼該恐好事
後生致有未喻弟子潁川陳子良近伸頂禮從而問
津爛然溢目若明月之入懷寂乎應機譬寶珠之矚
物既悟四衢之幻便息百城之遊於是啓所未聞聊

爲注解。庶將來同好。幸詳其致焉。東宮學士陳子良撰。

大唐西域記序

唐張說

若夫玉毫流照。甘露灑於大千。金鏡揚輝。薰風被於有截。故知示現三界。粵稱天下之尊。光宅四表。式標域中之大。是以慧日淪影。像化之跡。東歸帝猷。宏闡大章之步。西極有慈恩道場。三藏法師諱元奘。俗姓陳氏。其先潁川人也。帝軒提象。控華渚而開源。大舜賓門。基歷山而聳構。三恪照於姬載。六奇光於漢祀。書奏而承朗月。遊道而聚德星。縱壑駢鱗。培風齊翼。世濟之美。鬱爲景胄。法師藉慶誕生。含和降德。結根

深而菴茂道源浚而靈長奇開之歲霞軒月舉聚沙之年蘭薰桂馥洎乎成立藝殫墳素九臯載響五府交辟以夫早悟真假夙照慈悲鏡真筌而延佇顧生涯而永息而朱紱紫纓誠有界之微網寶車丹枕實出世之津途由是擯落塵滓言歸閑曠令兄長捷法師釋門之棟幹者也擅龍象於身世挺鶩鷺於當年朝野挹其風猷中外羨其聲彩既而情深友愛道睦天倫法師服勤請益分陰靡棄業光上首擢秀檀林德契中庸騰芬蘭室抗策平道包九部而吞夢鼓枻元津府四韋而小魯自茲徧遊談肆載移涼燠功既成矣能亦畢矣至於泰初日月燭耀靈臺子雲輦悅

發揮神府。於是金文暫啓。佇秋駕而雲趨。玉柄纔撫。披霧市而波屬。若會斲輪之旨。猶知拜瑟之微。以瀉瓶之多聞。泛虛舟而獨遠。廼於輾轅之地。先摧銖腹之誇。井絡之鄉。遽表浮杯之異。遠邇宗挹。爲之語曰。昔聞荀氏八龍。今見陳門雙驥。汝潁多奇士。誠哉此言。法師自幼迄長。遊心元理。名流先達。部執交馳。趨末忘本。撫華損實。遂有南北異學。是非紛糾。永言於此。良用憮然。或恐傳譯踳駁。未能筌究。欲窮香象之文。將罄龍宮之目。以絕倫之德。屬會昌之期。杖錫拂衣。第如遐境。於是背元灞而延望。指蔥山而矯迹。川陸繇長。備嘗艱險。陋博望之非遠。嗤法顯之爲局。遊

踐之處。畢究方言。鐫求幽蹟。妙窮津會。於是詞發雌黃。飛英天竺。文傳貝葉。聿歸振旦。太宗文皇帝。金輪纂御。寶位居尊。載佇風徽。召見青蒲之上。廼睠通識。前膝黃屋之閒。手詔綢繆。中使繼路。俯摛睿思。乃製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言。今上昔在春闈。裁述聖記。凡五百七十九言。啓元妙之津。書揄揚之旨。蓋非道映雞林。譽光鷲嶽。豈能緬降神藻。以旌時秀。奉詔翻譯梵本。凡六百五十七部。具覽遐方異俗。絕壤殊風。土著之宜。人備之序。正朔所暨。聲教所覃。著大唐西域記。勒成一十二卷。編錄典奧。綜覈明審。立言不朽。其在茲焉。

此文明刻及聚珍板張燕公集俱不載從釋藏西域記錄出

集沙門不應拜俗等事序

唐王隱容

若夫雞渾起一龍聖開三飛義畫而踰繩泛軒文而越契端宸肅宸題尊玉宇之中班屣影裾光佐璿逵之右洪猷僅於禮樂秀業止於仁義亦有棲月籠霞之雋乘黿控鯉之英室慾螭姿茹丹茵於祕洞休糧蛻影吸青露於神丘終驚迅節之期徒侈浮歡之會豈若能仁撫運梵典開宗撰妙輪而曾擊俶寶騎而高引無生之生究生生於至蹟不滅之滅窮滅滅於幽源大千通智炬之輝盡億曳法蚤之響繁置弛網邁三呪於湯年苦浪堙洪軼四乘於夏序浸羣方而演澤濟悠劫而凝勲襲其儀者便屈紫皇之敬入其

道者乃標黔首之尊爲愛習之良資作塵勞之依止
泊乎星潯禡照日夢飛光東徙休屠之像西漸罽賓
之化高人響係敷妙說於琅函茂德肩隨暢真詞於
貝牒列辟以之崇奉繇代以之欽尚故符秦肅念紆
翠輦而同嬉劉漢虔誠下紉輿而致禮惟有牛圖晚
運慧景曖而還明龍緒衰辰德水凝而復渙我大唐
澄飛日海撲燎霞崑延喜流禎照華獻吉財成紫宙
葳蕤改粒之勲大庇蒼黎茵藹遷裳之業皇帝乘雷
震極鑠雷離宮驅九駁以曾馳駕八驥而橫厲希風
崛岫啓鶴苑於神畿仰化連河構蜂臺於勝壤敷攝
誘之徽範敦愛敬之洪謨而以控國必俟於忠莊家

實資於孝。爰命僧尼之輩。將申跪拜之儀。則裕凝懷。
諄通規於會府。因心在念。捨輿頌於英寮。雖囂議相
攻。各言其志。而宸襟歷選。遂率於常。特懷顧復之恩。
仍致昇堂之拜。棕上人。冲宇淹穆。秀器韶雅。迴韻道
通。峻調閑綽。身城浪謚。飛寶仞以衝天。意樹紛披。聳
珍翹而拂漢。旣洽九儒之要。還探二藏之微。緇徒擅
其姱節。素侶挹其徽望。固以偶迹乘杯。侔聲飛錫者
矣。將恐迷生曲學。近識孤聞。以過俗之權。爲會真之
實。叩鳳閣而莫遂。叫鸞掖而無從。爰興護念之心。載
啓發揮之作。粵自晉氏。迄於聖代。凡其議拜事。並集
而錄之。總合三篇。分成六卷。爲之贊論。格以通途。緡

旨含鏘。雕文振彩。信所以激昂幽致。刷盪冥津者也。
隱容業寡才疎。名蕪槩淺。坐煙郊而晦迹。泊風戶以
棲神。徒以早尚花編。深崇葉篆。欣茲盛事。綴而序之。
秋蟠輕光。匪助奔羲之曜。春蛙陋響。寧裨大樂之音。
聊以宣情。詎云摘藻。與我同志。幸無訕焉。

唐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唐陳九言

夫上天垂象。北極著於文昌。先王建邦。南宮列爲會
府。六官旣辯。四方是則。大總其綱。小持其要。禮樂刑
政。於是乎達。而王道備矣。聖上至德光被。睿謀廣運。
提大象以祐生人。躬無爲以風天下。三台淳曜。百辟
承寧。動必有成。舉無遺策。年和俗厚。千載一時。而猶

搜擇茂異。網羅俊逸。野罄蘭芳。林殫松秀。盡在於周
行矣。夫尚書郎廿四司。凡六十一人。上應星緯。中比
神仙。咸擅國華。以成臺妙。修詞制天。一之議。伏奏爲
朝廷之容。信杞梓之藪澤。衣冠之領袖。頃朝榮初拜。
或省美中遷。昇降年名。各書廳壁。訛誤多矣。總載闕
如。非所以傳故實。示不朽者矣。今諸公六聯同事。三
署並時。排金門。轡華轂。鸞蹕鳳跂。肩隨武接。而不因
僉謀。補其闕典。其於義也。無乃太簡乎。左司郎中楊
公慎餘。於是合清論。創新規。徵追琢之良工。伐荆藍
之美石。刊刻爲記。建於都省之南榮。斷自開元廿九
年。咸刻名於次。且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遺。非貴自

我蓋取隨時班位以序昭其度也。豐約從宜，昭其儉也。俾夫金石長固，英華靡絕，不編班固之年，自然成表。未讀馬卿之賦，已辯同時，不其偉歟。開元廿九年歲次辛巳十月戊寅朔二日己卯建，朝散大夫行右司員外郎陳九言撰，吳都張旭書。

懷素自敘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能遠覩前人之竒迹，所見甚淺，遂擔笈杖錫，西遊上國，謁見當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豁然心胷，畧無疑滯。魚牋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爲怪焉。顏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

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爲歌詩。故敘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歡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侍郎韋公陟。覩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羲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以至於吳郡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楷精法。詳特爲真正。真卿早歲。常接遊居。屢蒙激昂。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迄以無成。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

若還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亟挹規模則入室之賓捨子奚適嗟歎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作不絕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走虺勢入座驟兩旋風聲滿堂盧員外云初疑輕煙淡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邕曰寒猿飲水撼枯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達云筆下唯看激電流字成只畏盤龍去敘機格則有李御史丹云昔張旭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余實謂之狂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粗知名吳郡張顛曾不易許御史瓌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灘纏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

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竇御史冀云。粉壁長廊。數十閒。興來小豁。胸中氣。忽然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戴公又云。馳豪驟墨。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勳員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錫無前信。孤雲寄太虛。狂來輕世界。醉裏得真如。皆辭旨激切。理識元奧。固非虛薄之所敢當。徒抱愧畏耳。時大曆丁巳冬十月廿又八日。

墨池編所載此文多不同今不具論

意林序

唐戴叔倫

三聖相師。大易光著。天地之功立矣。經傳之功生焉。

輔成一德。謂之六學。漢收秦業。其道方興。置講習訓。授之官。明君臣父子之體。雖禮樂文缺。亦足以新忠孝仁義之大綱。至如曾孔荀孟之述。其蓋數百千家。皆發揮隱微。羽翼風教。祖儒尊道。持法正名。縱橫立權。變通其要。崇儉而有別。即農而得序。傍行而不流。小說去泥。而篇簡繁夥。罕備於士大夫之家。有梁潁川庾仲容。畧其要會。爲子書抄三十卷。將以廣搜採異。而立言之本。或不求全。大理評事扶風馬總。元會家有子史。幼而集錄。探其旨趣。意必有歸。遂增損庾書。詳擇前體。裁成三軸。目曰意林。上以防守教之失。中以補比事之闕。下以佐屬文之緒。有疏通廣博。潔

淨符信之要。無僻放拘刻。譏蔽邪盪之患。君子曰。以少爲貴者。其是之謂乎。余元會之執友。故序而記之。貞元二年五月廿一日也。撫州刺史戴叔倫序。

岑嘉州集序

唐杜確

自古文體變易多矣。梁簡文帝及庾肩吾之屬。始爲輕浮綺靡之詞。名曰宮體。自後沿襲。務於妖艷。謂之摘錦布繡焉。其有敦尚風格。頗存規正者。不復爲當時所重。諷諫比興。由是廢缺。物極則變。理之常也。聖唐受命。斲雕爲樸。開元之際。王綱復舉。淺薄之風。滋焉漸革。其時作者。凡十數輩。頗能以雅參麗。以古雜今。彬彬然。燦燦然。近建安之遺範矣。南陽岑公聲稱

老著公諱參代爲本州冠族曾太公文本大父長倩伯父義皆以學術德望官至台輔早歲孤貧能自砥礪徧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尚清用意尚切其有所得多入佳境迴拔孤秀出於常情每一篇絕筆則人傳寫雖閭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諷誦吟習焉時議擬公於吳均何遜亦可謂精當矣天寶三載進士高第解褐右內率府兵曹參軍轉右威衛錄事參軍又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充安西節度判官入爲右補闕頻上封章指述權佞改爲起居郎尋出號州長史又改太子中允兼殿中侍御史充關西節度判官聖上潛龍藩邸總戎陝服參佐僚史皆一時之選

由是委公以書奏之任。入爲祠部考功二員外郎。轉
虞部庫部二正郎。又出爲嘉州刺史。副元帥相國杜
公鴻漸表公職方郎中。兼侍御史。列於幕府。無幾使
罷。寓居於蜀。時四川節度因亂受職。本非朝旨。其部
統之內。文武衣冠。附會阿諛。以求自結。皆曰中原多
故。劍外小康。可以庇躬。無假向闕。公乃著招蜀客歸
一篇。申明逆順之理。折挫邪佞之計。有識者感歎。奸
謀者慚沮。播德澤於梁益。暢皇風於邛隸。旋軫有日。
犯軼俟時。吉往凶歸。嗚呼不祿。歲月逾邁。殆三十年。
嗣子佐公復纂前緒。亦以文采登名翰場。有公遺文
貯之筐篋。以確接通家餘烈。忝同聲後輩。受命編次。

因令繕錄區分類聚勒成八卷儻後之詞人有所觀覽亦由聆廣樂者識清商之韻遊名山者仰翠微之色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焉京兆杜確序文見善州集各選家未載所述岑參官位甚詳足補史家未備故錄之

蜀縣州越王樓詩序

唐樊宗師

縣之城帝謁撒掀明威瀾石硝馳涪瀨左陵凌紅穠簪天地送行癸壬且掬跼踖於西北蟠紅顏青越王正故爲樓重軒疊飛門窻蒙傘蹇蹇予始登謂日明昏曉可窺其背雷電合風雲遇霜辛露酸星辰介行鬼神變化草木顯繡髻銜蓑芰皆可察極旣縈視其江帶又極視其土岡斷暴遠近山嶮嶮若閔之束皇

天原開見荆山。我其黃河澗。然爲曲直。淚雨落不可掩。因口其心曰。無害。若其自果。星星過歸。尚悲不能解。重爲詩以釋。益不可顧。謂郡中諸君。能無有意。綴以華艷。其念蓄云。

南溪詩序

唐李渤

桂水過離山。右匯陽江。又里餘。得南溪口。溪左屏列崖巘。闢麗爭高。其孕翠曳煙。邐迤如畫。右連幽墅。園田雞犬。疑非人閒。汭流數百步。至元巖。巖下有污壤沮洳。因導爲新泉。山有二洞。九室。西南曰白龍洞。橫透巽維。蛻骨如玉。西北曰元巖洞。曲通坎嶠。晴眺離水。元巖之上曰丹室。白龍之右曰夕室。巽維北梯嶮

至仙窟仙窟北又有石室參差呀豁延景宿雲其洞
室並乳溜凝化詭勢竒狀仰而察之如傘如輦如藥
櫨支撐如蓮蔓藻井左睨右瞰似簾似幃似松偃竹
裊似海蕩雲驚其玉池元井嵐窗颺戶迴還交錯迷
不可紀從夕室梁溪嚮郭四里而近去松衢二百步
而遙余獲之自賀若獲荆璆與虵珠焉亦疑夫大舜
遊此而忘歸矣遂命發潛敞深墜危宅勝旣翼之以
亭榭又韻之以松竹似讌方丈如昇瑤臺麗如也暢
如也以溪在郡南因目爲南溪兼賦詩十韻以志之
寶曆二年三月七日序成紀縣子李渤

追昔遊集序

唐李紳

追昔遊。蓋歎逝感時。發於悽恨而作也。或長句。或五言。或雜言。或歌。或樂府。齊梁不一其辭。乃由牽思所屬耳。起梁漢。歸諫署。升翰苑。承恩遇。歌帝京風物。遭讒邪。播歷荆楚。涉湘沅。踰嶺嶠。止荒陬。抵高要。移九江。守滁陽。轉壽春。改賓客。留洛陽。廉會稽。過梅里。遭讒者再。賓客爲分務。歸東周。擢川守。鎮大梁。詞有所懷。興生於怨。故或隱顯。不嘗其言。冀知者於異時而已。開成戊午歲秋八月序。

贈鞏疇詩序

唐鄭薰

九華處士鞏疇。擅元言之要。通易老。其於淨名僧肇尤精達。余在句溪時。重其能。車幣而致之。及到官舍。

再說易一說老氏將兒姪輩執卷列坐而傳之老氏
畢業而冠難作與鞏各散去不知其何如存耶亡耶
余既休居洛師鎖扉獨靜已卯冬十一月半案已卯蓋宣宗
大中十三年也雪中有客扣柴門樵童視之走復曰鞏處士
遽下榻開關執手話艱苦鞏背簷笈草履杖靈壽下
筇且含笑曰聞公恬養澹逸不屑於榮悴故以元來
助成之升榻解笈散四書即易老淨肇也明日講肇
論階前多偃松高桂冰凍墮落有琴瑟金石聲理致
明妙神骨超爽自謂一時之遇日與故人爲徒又意
此樂之難偕也遂成二十韻贈之

松陵集序

唐皮日休

詩有六義其一曰比比者定物之情狀也則必謂之才才之備者於聖爲六藝在賢爲聲詩噫春秋之後頌聲亡寢降及漢氏詩道荐作然二雅之風委而不興矣在詩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之作三言者曰振振鷺鷺于飛是也五言者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是也六言者曰我姑酌彼金罍是也七言者曰交交黃鳥止于桑是也九言者曰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是也蓋古詩率以四言爲本而漢氏方以五言七言爲之也其句亦出於周詩五言者李陵曰攜手上河梁是也七言者漢武曰日月星辰和四時是也爾後盛於建安建安以降江左君臣得以浮

艷之。然詩之六義微矣。逮及吾唐開元之世。易其體爲律焉。始切於儷偶。拘於聲勢。然詩云。覲憫旣多。受侮不少。其對也工矣。堯典曰。聲依永。律和聲。其爲律也甚矣。由漢及唐。詩之道盡矣。吾又不知千祀之後。詩之道止於斯而已耶。後有變而作者。余不得以知之。夫才之備者。猶天地之氣乎。氣者止乎一也。分而爲四時。其爲春。則煦枯發枿。如有如護。百蘓融洽。酣人肌骨。其爲夏。則赫曦朝升。天地如窰。草焦木渴。若燎毛髮。其爲秋。則涼颼高瞥。若露天骨。景爽夕清。神不蔽形。其爲冬。則霜陳一捷。萬物皆瘁。雲沮日慘。若憚天責。夫如是。豈拘於一哉。亦變之而已。人之有才。

者不變則已。苟變之，豈異於是乎？故才之用也，廣之爲滄溟，細之爲溝竇，高之爲山嶽，碎之爲瓦礫，美之爲西子，惡之爲敦洽，壯之爲武賁，弱之爲處女，大則八荒之外不可窮，小則一毫之末不可見。苟其才如是，復能善用之，則庖丁之牛，扁之輪，郢之斤，不足謂其神解也。噫！古之士窮達必形於歌詠，苟欲見乎志，非文不能宣也。於是爲其詞，詞之作固不能獨善，必須人以成之。昔周公爲詩以貽成王，吉甫作誦以贈申伯，詩之酬贈其來尚矣。後每爲詩必多以斯爲事。咸通七年，今兵部令狐員外，在淮南，今中書舍人宏農公守毘陵，日休皆以詞獲幸，悉蒙以所製命之和。

各盈編軸。亦有名其首者。十年大司諫清河公出牧於吳。日休爲郡從事。居一月。有進士陸龜蒙字魯望者。以其業見造。凡數編。其才之變。眞天地之氣也。近代稱溫飛卿李義山爲之最。俾陸生參之。未知其孰爲之後先也。太元曰。稽其門。闢其戶。眼其鍵。然後乃應。況其不者乎。余遂以詞誘之。果復之不移刻。由是風雨晦冥。蓬蒿翳蒼。未嘗不以其應而爲事。苟其詞之來。食則輟之。而自飫。寢則聞之。而必驚。凡一年爲往體各九十三首。今體各一百九十三首。雜體各三十八首。聯句問荅十有八篇在其外。合之凡六百五十八首。南陽廣文潤卿隴西侍御德師。或旅泊之際。

善其所爲皆以詞致師詞之不多去之速也大司諫
清河公有作或命之和亦著焉其餘則吳中名士又
得三十首除詩外有序十九首總錄之得十通載詩
六百八十五首漢書曰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
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
賢不肖也余之與生道義志氣窮達是非莫不見於
是士君子或爲之覽賢不肖可不別乎哉噫古之將
有交綏而退者今生之於余豈是耶生旣編其詞請
於余曰爾有文當爲我序詩道兼十通以名之目休
曰諾由是爲之序松江吳之望也別名曰松陵請目
之曰松陵集前進士皮日休撰

校定焦贛易林序

宋黃伯思

承議郎行秘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焦延壽
易林定著十六篇篇中或字誤以快爲決以羊爲年
如此者衆校讎已定又若喜或爲嘉鵲或爲鵠義可
兩存皆並著可繕寫焦延壽者字贛梁人以好學得
幸梁王王共其資用令極意學學成爲郡吏察舉補
小黃令以候伺先知盜盜不得發舉最當遷吏民上
書願留詔許增秩卒於小黃其說長於災變以授京
房又著易林十六篇其法每卦變而之六十四爲林
凡三千八百世臣謂延壽之法凡筮得某卦之某卦
則觀其所之卦林以占吉凶或卦爻不發則但觀本

卦林詞初未嘗分四時節候。至於漢書京房傳所謂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者。蓋爻主一日。六十卦當三百六十日。餘四卦爲監司。此法但以風雨寒溫爲候。而占灾變耳。若房封事所謂辛酉太陽精明。丙戌蒙氣復起之類。孟康注之甚詳。此自延壽占灾祥之一法。非關易筮也。後世昧者弗晤。乃合二術而一之。而於直日卦中求所得卦。以考人之吉凶。謬託燕薊士之祕法。豈不誤甚歟。蓋直日之法。分至外餘日。惟一爻用事。而易林變卦。則非止一爻也。乃知林自林。直日灾祥之法。自直日灾祥之法。二者雖皆本於易。同出於焦贛。而初未嘗一其用也。又本朝有王佖者。

於雍熙二年春遇異人爲筮得觀之賁其林有西去
華山游子爲患之語乃贛易觀中賁林也若以直日
之法用之觀及賁乃白露之卦非春所宜用不當於
觀中求之然其後事應甚著異人之占固不應誤是
知直日之說非可用於筮占也章章矣後之觀者不
可以不辯延壽所著雖卜筮之書出於陰陽家流然
當西漢中葉去三代未遠文辭澹雅頗有可觀覽謹
弟錄上

校定師春書序

宋黃伯思

承議郎行祕書省校書郎臣黃某所校讎中師春五
篇以相校除複重定著三篇篇中或誤以夢爲曹以

放爲依。如此類者衆，頗擲，皆已定，可繕寫。案晉太康二年，汲郡民不準盜發魏襄王冢，得古竹書凡七十五篇。晉征南將軍杜預云：別有一弓，純集左氏傳卜筮事。上下次第及其文義，皆與左傳同名。曰師春，師春似是鈔集人名也。今觀中祕所藏師春，乃與預說全異。預云純集卜筮事，而此乃記諸國世次及十二公歲星所在，并律呂謚法等，未乃書易象變卦，又非專載左氏傳卜筮事。繇是知此非預所見師春之全也。然預記汲冢它書中有易陰陽說，而無彖繫，又有紀年，記三代并晉魏事，疑今師春蓋後人雜鈔紀年篇耳。然預云紀年起自夏商周，而此自唐虞以降皆

錄之。預云紀年皆三代王事，無諸國別。而此皆有諸國。預云紀年特記晉國起殤叔次文侯昭侯。而此記晉國廿次自唐叔始。是三者又與紀年異矣。及觀其紀歲星事，有杜征南洞曉陰陽之語。繇是知此書亦西晉人集錄，而未必盡出汲冢也。然臣近考辨祕閣古寶器有宋公繇餗鼎，稽之此書，繇乃宋景公名，與鼎銘合。而太史公記及它書皆弗同。繇是知此書尚多古事，可備考證，固不可廢云。謹弟錄上。

輿地紀勝序

宋王象之

世之言地理者尚矣。郡縣有志，九域有志，寰宇有記，輿地有記，或圖兩界之山河，或紀歷代之疆域，其書

不爲不多。然不過辨古今析同異。攷山川之形勢。稽
南北之離合。資遊談而誇辯博。則有之矣。至若收拾
山川之精華。以借助於筆端。取之無禁。用之不竭。使
騷人才士。於一寓目之頃。而山川俱若効竒於左右。
則未見其書。此紀勝之編。所以不得不作也。余少侍
先君宦遊四方。江淮荆閩。靡國不到。獨恨未能執簡
操牘。以紀其勝。及仲兄行甫。西至錦城。而叔兄中甫。
北趨武興。南渡渝瀘。歸來道梁益事。皆衮衮可聽。然
求西州圖記於篋中。藏未能一二。雖口以傳授。而猶
恐異時無所據依也。余因暇日。搜括天下地理之書。
及諸郡圖經。參訂會粹。每郡自爲一編。以郡之因革。

見之編首。而諸邑次之。郡之風俗又次之。其他如山川之英華。人物之奇傑。吏治之循良。方言之異聞。故老之傳記。與夫詩章文翰之關於風土者。皆附見焉。東南十六路。則倣范蔚宗郡國志條例。以在所爲首。而西北諸郡。亦次第編集。第書品浩繁。非一家所有。隨假隨閱。故編次之序。未能盡歸律度。然而一郡名物。亦庶幾開卷而盡得之。則回視諸書。似未爲贅也。或者又曰。昔太史公方行天下。上會稽。探禹穴。歷覽山川。奇傑之氣。以爲著書立言之助。先儒至欲効子長之遊。而後始學其爲文。今子乃合天下之書。不出戶牖。而欲名山大川。若躬履焉。於子長之遊。未免有

戾乎。余因自笑曰。昔子長因遊而得作書之趣。余乃因書而得山川之趣。其迹雖不同。然亦未可盡以迹拘也。當從識者而問之。嘉定辛巳孟夏東陽王象之謹序。

此書四庫未錄故載其序

漢制考序

宋王應麟

漢制載於史者。先儒攷之詳矣。其見他書者。未之攷也。嘗謂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三代損益。至周大備。夫子從周。與從先進之言。所謂百世可知者。其法著於春秋。東遷之初。先王典章。槩有存者。義和秬鬯之賚。王命猶重也。司徒緇衣之美。王官猶賢也。祭仲論京不度。過制之城。猶未衆也。無駭卒。始請族。世官之

敝猶未遠也。泰山有祊，則巡守之蹟猶可復也。九宗五正有後，則封建之制猶可尋也。師服之言建國，臧僖伯之諫觀魚，則據經守古之士猶多也。春秋何爲而作乎？宰咺歸賄，天衷民彝，大泯亂。春秋所以始歟？於獻六羽於稅畝，皆曰初於丘甲。於三軍，皆曰作於南門。於雉門及兩觀，皆曰新作。夫子蓋傷之也。秦作西時，臚於郊祀。魯惠公請郊禘，史角實往而祀禮始僭矣。其後齊作內政而兵制變，晉作爰田而田制變，晉作執秩而官制變，鄭鑄刑書而刑制變。大夫奏肆夏季氏旅泰山，晉不知穀烝，魯不知尚羔。禮幾亡矣。然名卿大夫講聞故實，三代文獻藹如也。納鼎有諫。

觀社有諫。申繻名子之對。里革斷罟之規。御孫別男女之贄。管仲辭上卿之饗。柳下季之述祀典。單襄公之述夏令秩官。魏絳之述夏訓。虞箴。鄭子能言紀官。州鳩能言七律。子革倚相能誦祈招懿戒。觀射父之陳祭祀。閔馬父之稱商頌。格言猷訓。粲然可睹。齊虞人之守官。魯宗人之守禮。懍懍秋霜。夏日之嚴。劉子所云天地之中。子產所云天地之經。胥臣敬德之聚。晏子禮之善物。又皆識其大者。統紀相承。淵原相續。得夏時坤乾。見易象魯春秋。而知三代之禮。所以扶持於未墜者。豈一人之力哉。戰國去籍之餘。孟子言井地曰大畧。言班爵祿曰聞其畧。言諸侯喪禮曰未

學而嘗聞。若其宏綱丕式。因畧而致詳。推舊而爲新。聖人復起。不能易也。春秋大復古。譏變古。井牧變而阡陌。畿服變而郡縣。車乘變而步騎。什一變而箕歛。佩玉變而帶劔。簋席變而杯案。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古其不可復乎。是意唯太史公知之。於夏殷紀。舉孔子正夏時。善殷輅。卓然見損益之要。指於高帝紀曰。朝以十月。車服黃屋左纛。蓋歎其襲秦也。漢之止於爲漢。自高帝之襲秦始。雖然。兩漢之制。文中子奚取焉。吁。三代遠矣。漢詔令人主自親其文。猶近於書之典誥也。郎衛執戟之用儒生。猶近於王宮之士庶子也。司徒府有百官朝會殿。以決大事。猶

近於外朝之詢衆也。牧守有子孫。郡國有辟舉。庶幾建侯之舊。丞相進見。御坐爲起。在輿爲下。庶幾敬臣之意。三老掌教化。孝悌力田置常員。鄉遂之流風遺韻。亦閒見焉。是之取爾。君子尚論古之人。以爲漢去古未遠。諸儒佔畢訓故之學。雖未盡識三代舊典。而以漢制證遺經。猶幸有傳注在也。冕服車旗彝器之類。多以叔孫通禮器制度爲據。其所臆度。無以名之。則謂若今某物。及唐儒爲疏義。又謂去漢久遠。唯漢法亦不可攷。蓋自西晉板蕩之後。見聞放失。習俗流敗。漢世之名物。稱謂知者鮮焉。況帝王制作之法象。意義乎。此漢制之僅存於傳注者。不可忽不之攷也。

愚少嘗有聞老弗敢墜因紬次爲編以俟後之君子
自流溯原三代之禮庶乎其可識矣辛巳夏五子王
子序

金石錄後序

宋李易安

右金石錄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
三代下迄五季鍾鼎甌鬲盤匱尊敦之款識豐碑大
碣顯人晦士之事蹟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
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
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
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
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

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相對展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便有飯蔬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日就月將。漸益堆積。丞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覺有味。不能自己。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閒。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耶。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屏居鄉里十

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俸入以事鉛
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
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爲率故能紙札精緻
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
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
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爲飲茶先後中即舉杯大笑至
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
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旣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櫥
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
少損污必懲責楷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
求適意而反取慄慄余性不耐始謀食去重肉衣去

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刊闕。本不譌謬者。輒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於是几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爲己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旣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

餘閒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謂十餘屋者已皆爲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遙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被。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店。七月末書報卧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店。或熱必

服寒藥疾可憂遂解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
大服此胡黃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
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絕筆而
終殊無分香賣履之意葬畢余無所之朝廷已分遣
六宮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
卷器皿茵褥可符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
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壻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
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十二月金人
陷洪州遂盡委棄所謂連艦渡江之書又散爲雲烟
矣獨餘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柳集世說鹽
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彝十數事南唐

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內者。歸然獨存。上江旣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遠。任勅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棄衣被。走黃巖。顧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海道之溫。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王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頒金之語。或傳亦有密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爲歸。

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惟有書畫研墨。可五七簾。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簾去。余悲慟不得活。重立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盡爲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歸然獨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書冊。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邪。今日忽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手澤如新。而

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惜。不肯留人閒耶。何得之艱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閒。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爲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元默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題。此文舊本刪節。德州盧氏刊金石錄。依元本增補。

吳越春秋序

元徐天祐

吳越古稱東南僻遠之邦。然當其盛疆，往往抗衡上國。黃池之會，夫差欲尊天子，自去其僭號稱子，以告令諸侯。及越既有吳，句踐大盟四國，以共輔王室。要其志皆歸於尊周，其知所天矣。孔子作春秋，雖小國猶錄而書之，而況以世言，則禹稷之裔，以地言，則會稽具區，其川其浸，周職方氏列爲九州之首，皆足以望天下，故記可闕而不傳乎？吳越春秋，趙曄所著，隋唐經籍志皆云十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書。二志又云：楊方撰吳越春秋，削繁原注：隋志作煩五卷，皇甫遵撰吳越春秋傳原注：隋志缺傳字十卷，此二書今人罕見。獨曄書行於世，曄傳在儒林中，觀其所作，乃不類漢文。按

邯鄲李氏圖書十志目。亦謂楊方嘗刊削睦所爲書。至皇甫遵遂合二家考正。爲之傳註。又按史記註有徐廣所引吳越春秋語。而索隱以爲今無此語者。他如文選註引季子見遺金事。吳地記載闔廬時夷亭事。及水經註嘗載越事數條。類皆援據吳越春秋。今睦本咸無其文。亦無所謂傳註。豈楊方所已刊削。而皇甫所未攷正者耶。睦書最先出。東都時去古未甚遠。睦又山陰人。故綜述視他書所紀二國事爲詳。取節焉可也。其言上稽天時。下測物變。明微推遠。瞭若著蔡。至於盛衰成敗之迹。則彼己君臣反覆上下其議論。種蠡諸大夫之謀。迭用則霸子胥之諫。一不聽。

則亡。皆鑿鑿然可以勸戒萬世。豈獨爲是邦二千年故實哉。晁書越舊嘗鋟梓。歲久不復存。汴梁劉侯來治越。獎勵學校。蒐遺文。修墜典。乃輟義田廩羨財。重刻於學。不鄙謏聞。屬以考訂。且命序其左端。夫越人宜知越之故。則是舉也。於所闕不爲無補。遂不得辭。厥旣刊。正疑譌。過不自量。復爲之音註。併考其與傳記同異者。附見於下。而互存之。惜其閒文義。猶有滯礙。不可訓知。不敢盡用臆見更定。又無皇甫本可證。姑從其舊。以俟後之君子考焉。侯名克昌。世大其字云。郡人前進士徐天祐受之序。

此序俗本俱缺據元大德刊本錄之

續古文苑卷第十二

